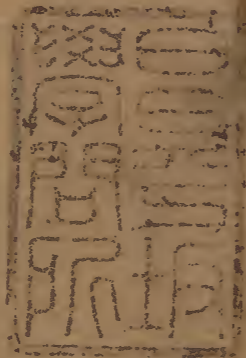


鄉黨正義

十一之四

四止



內閣文庫			
三五	八六〇	漢	
兩	七	齊	
一	四		
一	冊	號	類
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607	
冊數	4 (4)		
函號	275	120	



鄉黨正義卷之十一

魏何晏集解

梁皇侃義疏

宋邢昺疏

宋朱子集註

吳縣王塗刪補

席不正不坐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孔安國曰杖者

老人也鄉人飲酒之禮主於老者老者禮畢出孔子從而

後出也集注以席不正自為一章以鄉人
儻一節合此鄉人飲酒為一章

皇疏曰鋪之不周正則不坐之也故范甯云正席所以

恭敬也鄉人飲酒謂鄉飲酒之禮也杖者老人也禮五

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故呼老人爲杖者也。鄉人飲酒。貴齒崇年。故出入以老人爲節也。若飲酒禮畢。杖者先出。則同飲之人。乃從之而出矣。邢疏曰。此明坐席及飲酒之禮也。凡爲席之禮。天子之席五重。諸侯之席三重。大夫再重。席南鄉北鄉。以西方爲上。東鄉西向。以南方爲上。如此之類。是禮之正也。若不正。則不坐也。集註曰。謝氏曰。聖人心安於正。故於位之不正者。雖小不處。六十杖於鄉。未出。不敢先。既出。不敢後。

正義曰。說文云。席藉也。禮天子諸侯有黼黻純飾。禮記疏云。設之曰筵。坐之曰席。周禮司几筵疏云。初在地者

一重謂之筵。重在上者謂之席。釋名云。席釋也可。卷可釋也。儀禮鄉飲酒注云。席敷陳也。周官司几筵注云。五席莞纁。次蒲熊。又曰。纁席。削蒲莠展之。編以五采。次席桃枝。席有次列。成文。又曰。纁柔。喘不如莞清堅。又於鬼神宜。疏云。諸侯受酢。席下莞上纁。今祭祀席下蒲上莞。以纁尊。不宜在莞下。故用蒲替之。周官王府掌王之衽席。注云。鄭司農云。衽席。單席也。疏云。單席則臥之。簟席。太平御覽引許慎曰。衽席。軟弱席也。書孔傳云。篋桃枝竹。底蕝萃。豐莞。筍蕝竹。馬注云。篋。織蕝。底青蒲也。筍。箬也。鄭注云。不用生時席。新鬼神之事也。篋。析竹之次。

青者底篋織致席也。豐席刮凍竹筍析竹青皮也。王肅云茂席織藟萃席底席青蒲席也。豐席莞。馬氏森曰孔傳訓豐爲莞。本草曰蒲一名苻離。楚謂之莞。鄭箋曰莞小蒲也。而司几筵有莞筵蒲筵。則是蒲有小大之異。爲席有精有粗。故特爲兩種席也。爾雅疏鼠莞織細似龍鬚。可以爲席。則豐當爲莞也。塗按書之茂席卽周官次席也。書之底席卽周官蒲席也。書之筍席則周官未載。周官之纁席熊席則書未之見也。周官又有葦席萑席。賈疏云以喪中非常不入數也。司几筵甸役則設熊席。鄭註謂甸有司祭表貉所設席。陳氏祥道曰經言甸役

之祭則熊席之設位蓋王也。蓋大田簡衆大役任衆蒞之不可以無威。故以熊皮爲之也。又曰司几筵之席莫貴于次席。而次席黼純書之席莫貴於茂席。亦黼純司几筵。土筵有莞而無蒲。純有黼而無纁。諸侯筵有蒲與莞。席有莞纁而無次。純有纁而無黼。則蒲不如莞。纁不如紛紛。不如畫而斷割之義。又主之所獨也。塗按司几筵云設莞筵紛純加纁席畫純加次席黼純。鄭注云紛如綬有文而狹者。畫謂雲氣也。王氏昭禹曰紛紛以織成。紛帛爲純也。又曰蒲筵纁純加莞席紛純。鄭注曰纁畫文也。王氏昭禹曰分布采色則曰纁。摹成物體則曰

畫考工記青與白相次赤與黑相次此所謂纘又山以
章水以龍此所謂畫篋席黼純底席綴純豐席畫純筍
席元紛純孔疏云黼純白繒黑繒錯綵以緣之綴純連
綴計色必以綵爲緣紛純以元黑之色雜爲之此席緣
之不同也禮書曰司几筵王之朝祀席皆三諸侯之祭
祀席二禮器曰禮以少爲貴者鬼神之祭單席非祀廟
之禮也司几筵諸侯筵國賓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公
食大夫蒲筵常繒布純加荏席尋元帛純公食大夫射
賓有加席燕禮之賓無加席燕禮私臣屈也筵席之制
短不過尋長不過常中者不過九尺純緣之制上不過

黼下不過緇布其卷之也必自末其奉之也如橋衡敷
必請鄉升必由下主人敬客則請爲席客敬主則徹重
席侍所尊者敬無餘席爲人子者坐不中席此禮之大
畧然也賈公彥謂天子大衿席五重禘祭四重時祭三
重上公大衿四重諸侯大衿三重禘與時祭同一重其
言無所經見然書皆言敷重席毛氏釋詩亦曰設重席
則王之次席繅席皆重焉與莞席而五諸侯繅席亦重
焉與蒲席而三其數適與禮器合矣義疏席圖說禮器
有越席郊特牲有蒲越橐鞞玉藻有蒯席司几筵王有
莞繅次蒲熊五席要之席緣必華於席以飾必尙文也

加席上席必華於下席。上尊也。席有上下。公食大夫疏所謂織之自有首尾。可為識記是也。曲禮註云常席四人賓席一人。席之大概如此。其用之有單有重有加。皆於分之尊卑辨之。鬼神之祭器單席。故司几筵韋席。士虞禮室中之席。皆不言加。其蒲越藁鞞亦不加。可知。餘居恒坐席亦不加。賓至則加。故曲禮曰。客徹重席。公食記云蒲席常。加萑席尋。則加席視下席為窄。蓋以明著其為加耳。席之制尊不過次卑不過蒯也。沈氏可培曰。正字所該甚廣。古時最重是席。故奉如橋衡及庭布席。自幼謹之。客至則請入為席。臨時整設不敢忽也。蓋

席有以爵為正者。有以方為正者。如邢疏所舉二條是也。有以人為正者。有憂者側席而坐。有喪者專席而坐。是也有以年為正者。如羣居五人則長者必異席。謂常席四人。賓席一人是也。又有降尊就卑以為正者。如郊特牲三獻之介。君專席而酢焉。燕禮大夫之席不重。大夫繼賓。賓席不重。故大夫亦不重也。又有因事為正者。如司几筵祭祀必莞席。昨席及筵。國賓則加纒席。甸役則設熊席是也。又有以遠近為正者。如非飲食之客則布席。席間函丈。凡侍坐于大司成。遠近間三席是也。有以廣狹為正者。如公食記云蒲筵常。加萑席尋。考工記

度九尺之筵是也。有以文質爲正者，如紛純緇布純越席，蒯席是也。有以地爲正者，如鄉飲酒禮，賓席牖前南面，主人席阼階上西面，介席西階上東面是也。若不合度，皆爲不正。聖人所慎也。至於卽席之容，無作登席之謹，由前虛坐盡後，食坐盡前，此又坐之合禮。聖人固勸容而中者矣。玉藻云：登席不由席前爲躡席。疏云：失節而躡爲躡席，應從下升。若由前升是躡席也。義疏云：曲禮毋踏席，握衣趨隅，不趨尚不可。况由前乎。蓋升席有從下者，有從後者，必無從上從前者。又云：徒坐不盡席尺，讀書食則齊，豆去席尺。疏云：徒空也。空坐謂非飲食

及講問時也。不盡席之前畔，有餘一尺，讀書食則坐近前，與席畔齊，以設豆。去席一尺，不得不前坐，就豆也。義疏云：講說與食，惟師南面專席，弟子東西面同席，賓主則無南面之席，惟有東西相向之席。講說則書策在席前，食則豆在席前，故升席皆當由後而升，乃不相背。若由前而升，則陵躡而失其節，所以不由前爲此故也。徒坐不盡席尺，以示謙也。讀書食則與席齊，以豆去席尺，書亦猶是也。凌氏廷堪曰：凡設席，南鄉北鄉，于神則西上，于人則東上；東鄉西鄉，于神則南上，于人則北上。按士昏禮納采及親迎，皆云主人筵于戶西，西上右几。注

主人女父也筵為神布席戶西者尊處席西上右設几神不統於人疏云為神則西上為人則東上聘禮行聘之時几筵既設注有几筵者以其廟受宜依神也賓至廟門司宮乃依前設之席西上此皆為神布席于堂上南嚮以西為上者也敖氏繼公曰右几席南面几在席西端也神位于室則居主位于堂則居客位特牲饋食禮祝筵几于室中東面敖氏繼公曰几亦右之按此據少牢饋食言之東面以南為右少牢饋食禮司宮筵于奧祝設几於筵上右之注云布陳神座也室中西南隅謂之奧席東面近南為右聘禮聘賓將行告禰有司筵

几于室中使還奠告乃至於禰筵几於室經不云何嚮既在室中當亦南面如特牲之禮也此皆為神布席于室中東嚮以南為上者也士昏禮主人徹几改筵東上注徹几改筵者嚮為神今為人聘禮禮賓宰夫徹几改筵注將禮賓徹神几改神席更布也賓席東上鄉射禮乃席賓南東上又為卿設席云司宮兼卷重席設于賓左東上大射儀司宮設賓于戶西南面有加席卿席賓東東上小卿賓西東上大夫繼而東上此皆為人布席南嚮以東為上者也大射儀諸公阼階上西北面東上此為人布席北嚮以東為上者也鄉飲酒詒若有諸公

則大夫于主人之北西面。按遵尊于主人故席主人之北西面以北爲上。此爲人布席西嚮。以北爲上者也。大射儀若有東面者。則北上。蓋謂大夫之席。此爲人布席東嚮。以北爲上者也。經例甚明。至于公食大夫宰夫設筵。加几席。鄉飲酒。若有尊者。席于賓東。鄉射。尊者席于賓東。有司徹尸。席筵于尸西南面。亦皆南面以東爲上。燕禮大射小臣設公席於阼階上。經不言者。文不具也。李如圭曰。有司徹尸。侑席與鄉飲賓介之席位同。則其爲東上北。上可知矣。又曰。鄉飲酒。鄉射之有遵。猶之燕禮大射之有鄉也。鄉席在賓東。故遵席亦在賓東。鄉席

南面東上。則遵席南面東上可知。經與注皆無西上之文。而疏以遵席西上者。亦因曲禮而致誤。考曲禮席南鄉北。鄉以西方爲上。東鄉西鄉以南方爲上。蓋禮家見士昏禮有筵于戶西。西上之文。遂爲此說。不知經所謂西上。指神席也。禮經之例。席於人南。鄉北。鄉以東方爲上。東鄉西鄉以北方爲上。與曲禮正相反。鄉射禮注。大夫升席由東方。疏意以爲注既云升由下。降由上。則大夫升由東方爲下。西方必爲上。故謂遵席爲西上也。夫注因曲禮之文。附會以就之。疏又因注而自爲說。以實之。學者遂莫知適從矣。塗按曲禮注云。上謂席端也。坐

鄉黨正義卷之十一
在陽則上左。坐在陰則尙右。疏云東西設席。南向北向以西方爲上。南坐是陽。其左在西。北坐是陰。其右亦在西也。南北設席。皆以南方爲上。坐在東方西向。是在陽。坐在西方東向。是在陰。亦是坐在陽則上左。坐在陰則尙右。此據平常布席如此。若禮席則不然。按凌氏疑曲禮與儀禮不合。孔疏固已分平常布席與禮席之不同矣。曲禮羣居五人。則長者必異席。疏云羣朋友也。古者地敷橫席。席容四人。則推長者居坐端。若有五人。因推長者一人異席。公食大夫禮云蒲筵常加萑席。尋此以蒲席者。故得容四人。此羣居之法。若賓主禮席。皆無同。

坐之法。曲禮若非飲食之客。則布席。席間函夾。疏云既來講問。則所布兩席。中容函丈之地。文王世子云侍坐于大司成。遠近間三席。席之制三尺三寸三分寸之一。則三席是一丈也。曲禮虛坐盡後。食坐盡前。註云盡後謙也。盡前爲汙席。張南軒曰。正於外所以養其中也。舉此一端。他皆然耳。塗按不正不坐。其致謹于未坐之前者如此。則既坐之必正其容可知也。禮記鄉飲酒義正義云。鄉飲酒凡有四事。一則三年賓賢能。二則卿大夫飲國中賢者。三則州長習射飲酒。四則黨正蜡祭飲酒。經云鄉人卽鄉大夫。士則州長黨正。君子謂鄉大夫。

飲國中賢者。鄭故知此篇兼有四事。鄉則三年一飲。州則一年再飲。黨則一年一飲也。天子六卿諸侯三卿。卿二鄉。大夫一鄉。各有鄉大夫。而鄉有鄉學。取致仕在鄉之大夫爲父師。士爲少師。名爲鄉先生。教於鄉中之人。鄉學每年入學。三年業成。必升於君。凡升之必用正月。也將用升之。先爲鄉酒之禮。鄉大夫爲主人也。若州一年再飲。是春秋習射。州長爲主人也。若黨一年一飲。是歲十二月大蜡祭。黨正爲主人也。義疏云。鄭專以六十者坐節爲黨正齒位之禮。遂疑賓賢能正齒位。二禮迥異。又以鄉大夫之射。必先行鄉飲之禮。遂疑鄉飲鄉射。

二禮本合。殊不知王制言命鄉簡不率教。元日習射。尚功。習鄉尚齒。則簡不肖亦行鄉飲矣。何必專賓賢能乎。賓賢能而賢同。則以齒。能同則以齒。何必賓賢能不尚齒乎。卿大夫射。必先行飲禮。豈士射不先行飲禮。如孔子射於矍相。有揚觶以尊賢能。若飲有不射者。以投壺代之。或並無投壺。是飲射二禮。可分可合也。但以飲而射。則飲重。以射而飲。則射重。而飲有重有輕。士君子行之。則重。鄉人無爵德。則假是禮行之。而儀文不備。其禮稍輕也。鹵風毛傳云。兩樽曰朋。饗者。鄉人以狗。大夫加以羔羊。公堂學校也。正義云。鄉人飲酒。以狗爲牲。大夫

與焉則加以羔羊。言曰殺羔羊。是鄉人見大夫而始發此言。故稱曰也。此鄉人用狗殺羊。謂黨飲酒。鄉人雖爲鄉大夫必來觀禮。鄉飲酒。經云。尊兩壺于房戶之間。有元酒。是用兩樽也。方氏黎如曰。按地官族師春秋祭。酺鄭注。族長無飲酒之禮。因祭酺而與其民。以長幼相獻酬焉。賈疏云。州長黨正。有飲酒禮。皆得官物爲之。今此族卑。不得官物爲禮。又天官酒正。有爲公酒者。註謂鄉射飲酒。以公事作酒者。疏云。鄉射飲酒。數事皆爲國行禮。不可飲民。故得公酒。其百家爲族。不得公酒。族祭步神之時。合錢飲酒。據此則飲酺。非爲國行禮。正論語所

謂鄉人飲酒也。族飲而謂之鄉。蓋鄉之屬也。詩瓠葉。鄭箋云。君子有酒。此君子謂庶人之有賢行者。其農功畢。乃爲酒漿。以合朋友。習禮講道藝也。又云。每酌言者。禮不下庶人。庶人依士禮。立賓主爲酌名。正義云。言我也。其意云。酌酒我當用之。若是禮合當然。不應每事言我。據此則亦非尊賢養老正飲酒之禮。周氏柄中曰。鳧鷖詩箋云。宗社宗也。羣臣下及民。盡初祭社之禮。而燕飲焉。孔疏月令。仲春命民社。祭法大夫以下。羣臣立社。臣民所祭。不必有尸。所云燕飲。因祭而與共祭之人。自燕飲耳。此鄉人飲酒之一事也。月令季冬注。引王居明

鄉黨正義卷之十一
堂禮曰命國爲酒。君子說小人樂禮器。注引王居明堂禮曰。仲秋命國釀。此皆鄉人飲酒之禮也。阮氏元曰。論語之鄉人飲酒。卽儀禮之三年大比鄉飲酒。朱子毫無異解。乃呂大臨艾南英方棨如輩。創爲空論曰。鄉人偶然聚會。不在鄉飲四事之內。今天下靡然從之。以孔子身爲大夫。與興賢之大典。解爲村農釀錢共飲之事。毀聖誣經。莫大于此。揆其意。似第爲鄉人二字所惑。別無據也。獨不見禮記鄉飲酒義。平記曰。鄉人士君子尊於房戶之間。鄭注云。鄉人。鄉大夫。又儀禮記鄉朝服。鄭又注曰。鄉人。謂鄉大夫也。此可不煩言而解矣。姚氏文田

曰。以周禮攷之。鄉大夫三年一飲酒。州長春秋再飲酒。黨正歲終一飲酒。皆以官物爲之。族師春秋祭酺。則是合錢會飲。卽禮記所謂釀有此四者而已。至飲國中賢者。於經文全無據。僅見鄭氏鄉飲酒義。鄉人士君子注。曲說不可從。按鄉飲酒諸儀。惟黨正是其正法。經云。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又云。凡其黨之祭祀喪紀昏冠飲酒。教其禮事。此之謂鄉飲酒。本文甚明。雜記亦云。一日之澤是也。先王因是以明養老之禮。故有正齒位之事。黨屬于鄉。遂稱鄉飲。至如鄉大夫賓興。則以禮賢。州長春秋屬民。則主于習射。皆是通用此禮。並非正飲酒。蓋

黨飲之賓介皆以年老者爲之。若賓興習射則以處士或公士爲賓。以代老者。故不復見尙齒之意。惟大夫爲遵席于賓東。則猶仍三命不齒之法。鄭以鄉飲酒禮卽賓興禮。然攷鄉大夫職云。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衆寡以禮禮賓之。厥明鄉老及鄉大夫羣吏獻賢能之書于王。是賓興之主。有鄉老鄉大夫。乃儀禮言席。未見鄉老之位。其非賓興之禮。明甚。鄭注又于禮記謂前是賓興。中是黨飲。朱子亦謂記者並舉。遂使經文前後割裂如其言。是則王制習鄉尙齒。經解云鄉飲酒之禮。所以明長幼之序也。其言又作何解。誠知黨正是正飲酒。

然後諸經文皆可明。而其禮重亦自顯然。故謂鄉黨所記非賓興習射則可。非蜡祭飲酒則萬萬不可。若合錢會飲或稱醕或稱醑。經皆不言飲酒。以下節鄉人儺例推。則飲酒自是正禮之名。或疑禮飲出入當有一定。則無算爵。本無限制。是以子貢觀蜡。一國若狂。是時禮節脫略。亦可想見。夫子獨出從杖者。存尙齒之禮意也。塗按姚氏以鄭注飲國中賢者爲無據。攷儀禮明日息司正。記云。徵惟所欲以告于先生。君子可也。注云。先生不以筋力爲禮。於是。可以來。是有杖者矣。注又云。君子國中有盛德者。是息司正中皆有飲國中賢者事矣。亦安

得謂其別無此禮乎。賓與習射雖不主于尚齒而尚齒亦寓其中。釀雖私飲亦爲國典。逸禮言乃命國釀則上之所命可知也。孔子居其鄉亦何必不與其事。要之聖人敬老之意無往不存。諸家之說必以爲非鄉飲正禮固非。反之而必以釀飲不得與焉則齊失而楚亦未爲得也。按飲前四節一謀賓二戒賓三陳設四速賓也正禮八節一迎賓二獻賓三酢主人四主人酬賓五獻介六介酢主人七獻衆賓及就席八舉觶也。樂賓六節一升歌二獻工三笙四獻笙五間歌六合樂也。衆酬五節一立司正二賓酬主人三主人酬介四介酬衆賓五衆

賓相酬也。燕賓四節一二人舉觶二徹俎三坐燕無算爵。無算樂四賓出奏陔送賓也。又餘禮三節一尊者入二相拜三息司正也。凌氏延堪曰賓席牖前南面位在西北故云坐于西北也。介席西階上東面故曰坐於西南也。主人席阼階上西面位在東南故曰坐於東南也。遵席賓東南面位在東北故曰坐于東北也。萬氏斯大曰鄉飲酒義前章云坐賓于西北而坐介于西南。主人坐于東南而坐侯于東北者言其方也。後章云賓必南鄉介必東鄉。主人坐於東方者言其鄉也。焦氏循云衆賓席在賓席西。合賓與衆賓言之故曰坐賓於西北也。

介視賓則在西南。主人對介則在東南。俛在主人北。尊東。故曰東北。眾賓席不屬。各為一席也。鄉射則相繼而西。席接席也。介以輔賓。亦賓也。俛輔主人。亦主人也。尊在俛及賓之間。故曰賓主共之也。鄉飲酒義言四面之坐。如此說者。泥此謂無西房。江氏辨之。而疑鄉飲酒義不可據。不知東房西室之說誤。而鄉飲酒義之可據也。○漢書西南夷傳注云。杖猶倚也。逸周書大明武注云。杖謂堅也。漢書李尋傳注云。杖謂倚柱也。說文杖持也。曲禮注云。杖可以策身。周官注云。伊耆古王者號。始為蜡以息老物。此主王者之齒杖。後王識伊耆之舊德。而

因以名官歟。又周官伊耆氏掌國之大祭祀。共其杖咸。注云。咸讀為函。老臣雖得杖於朝事鬼神尚敬。去之有司。以此函藏之。既事乃授之。又云。軍旅授有爵者。杖注云。別吏卒。且以扶尊者。將軍杖鉞。疏云。伍長下士兩司馬中士卒帥上士師帥中大夫。並得杖。又曰。共王之齒杖。注云。王所賜老者之杖。鄭司農云。謂年七十當以王命受杖者。今時亦命之為王杖。元謂王制曰。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疏云。若不得王賜者。自拄之也。先鄭惟據七十。故後鄭增成之。尚書大傳曰。八十杖於朝。見君揖杖。注云。揖挾也。又云。七十

者杖於朝見君揖杖注云揖當爲去王制疏云大夫士
年老而聽致仕者則七十杖於國朝君之時入門至朝
位則君出揖之卽退不待朝事畢也若不聽致仕則祭
義云七十杖於朝八十不俟朝塗按曲禮大夫七十而
致事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則七十以下有不得賜
者矣卽七十而聽致事者亦有不賜者矣故鄭司農
但舉七十言之月令仲秋之月養衰老授几杖則是庶
老亦得受王之賜也張南軒曰少而從長順也任氏啟
運曰魯秉周禮况聖人在坐豈有至號呶而失禮者但
拘于禮者卽謂三爵必出主於情者卽謂不醉無歸惟

聖人以杖者爲主或曰未出而先非徐行之道旣出而
後又非隨行之道也

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孔安國曰儺驅逐疫鬼恐驚

先祖故朝服而立於廟之阼階

集註合上鄉人
飲酒爲一章

皇疏曰儺者逐疫鬼也爲陰陽之氣不卽時退疫鬼隨
而爲人作禍故天子使方相氏黃金四目蒙熊皮執戈
揚盾元衣朱裳口作儺儺之聲以驅疫鬼也一年三過
爲之三月八月十二月也故月令季春云命國儺鄭元
云此儺儺陰氣也陰寒至此不止害將及人厲鬼隨之
而出行至仲秋又云天子乃儺鄭元云此儺儺陽氣也

陽暑至此不衰。害亦將及人。厲鬼亦隨之而出。行至季冬。又云命有司大雩。鄭元云。此雩。陰氣也。厲鬼將隨。強陰出害人也。侃按。三雩。一是雩陰。一是雩陽。陰陽乃異。俱是天子所命。春是一年之始。彌畏災害。故命國民家家悉雩。八月雩陽。陽是君法。臣民不可雩君。故稱天子乃雩也。十二月雩。雖是陰。既非一年之急。故民亦不得同雩也。今云鄉人雩。是三月也。阼階東階。主人之階也。孔子聞鄉人逐鬼。恐見驚動宗廟。故著朝服而立於阼階。以待先祖。爲孝之心也。朝服者。元冠緇布衣素積裳。是卿大夫之祭服也。禮惟孤卿爵弁自祭。若卿大夫

以下悉元冠以自齊祭。齊祭不異冠服也。邢疏曰。此明孔子存室神之禮也。鬼神依人。庶其依已而相安也。○集註曰。雩所以逐疫。周禮方相氏掌之。雩雖古禮。而近於戲。亦必朝服而臨之者。無所不用其誠敬也。或曰。恐其驚先祖。五祀之神。欲其依已而安也。此記孔子居鄉之事。

正義曰。月令命有司大難。旁磔疏云。今鄭注論語鄉人雩云。十二月命方相氏索室中驅疫鬼。鄭既分明云。十二月鄉人雩。而皇氏解季冬難云。不及鄉人不知何意。如此月令季春注。命國雩。九門磔攘以畢春氣云。陰氣

右行此月日行歷昴昴有大陵積尸之氣氣佚則厲鬼
隨而出行王居明堂禮曰季春出疫於郊以攘春氣疏
云天氣左旋故斗建左行謂之陽氣日月右行比天爲
陰故云陰氣此月之初日在胃此月之中從胃歷昴元
命包曰大陵主尸熊氏星經曰大陵八星在胃月令仲
秋天子乃讎以達秋氣注云陽氣左行此月宿直昴畢
昴畢亦得大陵積尸之氣王居明堂禮曰仲秋九門磔
攘以發陳氣禦止疾疫疏云天左旋星辰與斗建循天
而行此月斗建在酉酉是昴畢本位故云宿直昴畢也
其畢昴之星於時在寅月令季冬注云陰氣右行此月

日歷虛危虛危有墳墓四司之氣疏云石氏星經云司
命二星在虛北司祿二星在司命北司危二星在司祿
北司中二星在司危北史遷云四司鬼官之長墳四星
在危東南月令仲秋疏又云季冬大讎則貴賤皆爲也
季春國讎惟天子諸侯有國爲讎此云天子乃讎惟天
子得讎以其讎陽氣陽是君象諸侯以下不得讎陽氣
也案陰氣陽氣至大陵俱致積尸疫氣十一月陽氣至
危虛而不讎十二月陰氣至危虛而讎者以十一月陽
氣初起未能與陰相競故無疾疫可讎六月宿直柳鬼
陰氣至微陰始動未能與陽相競故無疾疫可讎季冬

亦陽氣初起而爲讎者。以陰氣在虛危。又是一歲之中。總除疾疫故爲讎也。禮記外傳云。方相氏之官。歲有三時。率領羣隸。驅索厲疫之氣于宮室之中。亦攘送之義也。天以一氣化萬物。五帝各行其德。餘氣留滯。則傷後時。謂之不和。而災疫興焉。大讎者。貴賤至于邑里。皆得驅疫。命國讎者。但於國城中行之耳。塗按此解。命國讎爲但行於國城。與孔疏惟天子諸侯有國爲讎。稍異。意國城之讎。亦天子諸侯爲民行之耳。太平御覽引月令。季春注云。犬屬金。故磔之於九門。所以抑金扶木。畢成春功。東方三門。不磔。春位不殺。其盛德所在。無所攘。又

仲秋注云。方欲助秋。故不磔犬。又季冬注云。旁謂王城四方十二門也。磔謂磔犬於門也。春磔九門。冬禮六。故偏磔於十二門。所以扶陽抑陰之義。犬屬金。冬盡春興。春爲木。故殺金以助木氣。塗按此言。秋不磔犬。與鄭注引王居明堂禮爲異。竊意讎亦有祭磔犬以祭。秋亦宜然。周官方相氏狂夫四人注云。方相猶言放想。可畏怖之貌。譙周論語注云。讎卻之也。以韋矢射之。任氏大椿曰。匡謬正俗云。鄉人禡孔子朝服。立於阼階。鄭注云。禡。強鬼也。謂時讎索室驅疫逐強鬼也。禡或爲馘。或爲讎。而徐仙民音禡爲讎。今讀遂不可言禡亦失之也。攷郊

特牲注既云禘強鬼也則禘自爲強鬼之名論語鄉人
禘注云驅逐疫鬼卽月令所謂禘陰氣也則禘自爲攘
祭之名郊特牲言鄉人禘言於禘時驅逐疫鬼又兼驅
逐禘鬼故卽以禘名祭也說文禘道上祭也急就篇謁
禘塞禱鬼神寵顏師古注禘道上之祭也蓋驅逐強鬼
而祭之於道上也鄉人禘此強鬼凶厲之氣隨感而發
恐其震驚先祖而朝服臨廟固其宜也鄉黨之禘主於
禘陰氣續漢書禘持火炬送疫出端門外駢騎傳炬出
宮五營騎士傳火棄洛水中云出端門棄洛水則亦禘
之於道上矣郊特牲但云存室神不云於寢於廟孔注

論語則云於廟蓋廟有寢室先祖之神在寢室中故云
存室神也士入廟元端大夫入廟朝服孔子爲少司寇
故得以大夫之服入廟也蓋按太平御覽引世本云微
作禘五祀注云微者殷王八世孫也禘者強死鬼也謂
時禘索室驅疫逐強死鬼也五祀謂門戶及井灶中霤
按禘者言其祀禘者言其事禘字从示从易取祀殤鬼
之義禘字从人从難取爲人去難之義故論語言禘禮
記言禘非有二也禘既祭於道上詩取羝以較亦道祭
詩疏言天子用犬諸侯用羊此月令磔攘所以用大也
王伯厚曰古者聖君範圍於上賢相燮理於下是謂天

鄉黨正義卷之十一
地之良醫。皇建有極。五福錫民。讎所以存愛民之意而已。伊川曰：讎者，古人以除厲氣，亦有此也。天地有厲氣，則至誠作威嚴以驅之也。吳澄曰：讎者，聚眾戲劇，以盛其喜樂之氣，使人之和氣充盈，則足以勝天地之乖氣。此亦先王變理之一事，而微其機，使百姓由之而不知也。塗按：吳氏之說非也。讎近於戲，自是俗人之失。先王之制，此禮主于威嚴，豈以戲劇視之乎？至欲達人和氣，自有蜡飲鼓樂之事。於讎無與也。任氏啟運曰：同一讎也。人以戲視之，則無所不用其輕玩矣。聖人以禮視之，則無所不用其誠敬矣。

鄉黨正義卷之十一

魏何晏集解

吳縣王塗刪補

梁皇侃義疏

宋邢昺疏

宋朱子集註

節 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拜送使者敬也。

集註合下康子饋藥為一

皇疏曰：問者，謂更相聘問也。他邦，謂鄰國之君也。謂孔子與鄰國交遊，而遣使往彼聘問時也。既敬彼君，故遣使使者去，則再拜送之也。為人臣禮，乃無外交，而孔子

聖人應聘東西無疑也。○邢疏曰。此記孔子遺人之禮也。問猶遺也。謂因問有物遺之也。問者或自有事問人。或聞彼有事而問之。悉有物表其意。故曲禮云。凡以弓劍苞苴簞筥問人。操以受命。如使之容。此孔子凡以物問遺人於他邦者。必再拜而送其使者。所以示敬也。○集註云。拜送使者。如親見之敬也。

正義曰。說文云。問。訊也。左傳注云。禮以物遺人。謂之問。雜記注云。問。遺也。曲禮注云。通問。謂之相稱謝也。易崔注云。問。言也。詩傳曰。問道也。周禮司儀注云。問。闕則問。凌氏廷堪曰。凡諸侯使人于諸侯。謂之聘。使人於大夫。

謂之問。小聘亦謂之問。周禮大宗伯時聘曰問。大行人時聘以結諸侯之好。問問以諭諸侯之志。又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此皆小聘。大聘使卿。小聘使大夫也。聘禮記問諸侯。朱綠纁八寸。問大夫之幣。侯于郊。則又問諸侯。問大夫皆謂之問。論語問人於他邦。則大夫使人於他邦。亦謂之問也。塗按諸侯使人于大夫。爲問。如楚子使工尹襄以弓問郤至。衛出公使以弓問子貢是也。因大夫使來而遺之物。亦謂之問。如吳王以一簞珠使問趙孟是也。至于大夫使人于鄰國之君。經傳未見有謂之問者。皇疏以爲問鄰國之君。恐非也。曲

禮言若使人於君所則必朝服而命之使者反則必下堂而受命云朝服而命則必下堂拜送疏云去不下送非也然則使人於鄰國之君宜亦朝服而命不止再拜而已也又玉藻言凡獻於君大夫使宰士親皆再拜稽首送之則於鄰國之君亦宜言獻不言問也鄉黨言問人自當指朋友通問言也呂大臨曰問者久不相見則使人問安否以講好因有物遺之義如諸侯相聘禮則殺之也詩云知子之順之雜佩以問之如弓劍苞苴篚筥皆可問人使者操是物以受尊者之命如使臣受命于君之容所以敬命也曲禮注云苞苴裹魚肉或以葦

或以茅篚筥盛飯食者圓曰篚方曰筥呂大臨曰書厥包橘柚是苞兼果實惟衣裳在筥是筥或有衣裳胡氏薰曰曲禮君使反則拜送於門外已使歸則下堂而受命已使卑於君故不出門也少儀凡膳告于君子主人展之以授使於阼階之南再拜稽首送是亦不出門也則再拜而送當亦於阼階南不出門也人之在他邦者如齊晏嬰鄭子產衛顏讐由皆一時之選也若蘧伯玉則尤道相高而心相許者何氏焯曰聖人雖誠敬無所不在然亦未有非其人而槩施也蓋擇而後交久矣塗按聞善相告見善相示聖人之交不外於道義故伯玉

使來。夫子問以何爲聖人之問人。非猶夫尋常之酬酢也。而所使之入。若子華使於齊。將之荆。先之以子夏。申之以冉求。亦必有無愧於使者矣。江氏永曰。古人之拜。必待一人拜訖。然後答之。未有同時並拜者也。當其拜時。逡巡退避。若使者則不答拜。使者致命時。亦不拜。皆是爲人使不當其禮也。凌氏廷堪曰。堂上以南鄉爲尊。故拜以北面爲敬。室中以東鄉爲尊。故拜以西面爲敬。房中則統於室。亦以西面爲敬。若堂下之拜。自臣與君行禮外。皆禮之殺者。有東面南面西面之不同。不皆北面。然堂下再拜稽首。類多北面。則堂下之拜。以北面爲

敬也。塗按門外之拜。皆東西面。此送使者在門內。當亦如主人送賓之禮。西面拜也。凌氏又曰。凡爲人使者。不答拜。拜送之禮。送者拜。去者不答拜。案曲禮。大夫士見於國君。君若迎拜。則還辟。不敢答拜。注謂嫌與君抗賓主之禮。此說誤也。凡臣與君行禮。在庭則再拜稽首。在堂則降階再拜稽首。無不答拜者。塗按曲禮。當亦指爲人使者之禮。注說旣引聘禮。則亦未嘗誤也。凌氏自誤。以爲不指聘禮耳。張南軒曰。拜送者。誠於其所問也。春官大祝辨九拜。一曰稽首。二曰頓首。三曰空首。四曰振動。五曰吉拜。六曰凶拜。七曰奇拜。八曰褒拜。九曰肅

拜注云諧首拜頭至地也頓首拜頭叩地也空首拜頭至手謂拜手也吉拜拜而後稽顙謂齊衰不杖以下者言吉拜者此殷之凶拜周以其與頓首相近故謂之吉拜云凶拜稽顙而后拜謂三年服者杜子春日振讀為振鐸之振動讀為哀慟之慟奇讀為奇偶之奇謂屈一膝今雅拜是也或曰奇讀為倚倚拜謂持節持戟倚之以拜鄭大夫云動讀為董振董以兩手相擊也奇拜謂一拜也衰讀為報報拜再拜是也鄭司農云衰拜今時持節拜是也肅拜但俯下手今時撻是也元謂振動戰栗變動之拜書曰王動色變一拜答臣下拜再拜拜神

與尸疏云稽首頓首空首三者相因而為之空首先以兩手拱至地乃頭至手是為空首以其頭不至地故名空首頓首為空首之時引頭至地首頓地即舉故名頓首稽首者稽留之意頭至地多時則為稽首也此三拜正拜也稽首拜中最重臣拜君之拜頓首平敵自相拜之拜空首君答臣下之拜肅拜拜之最輕惟軍中有此肅拜婦人亦以肅拜為正其餘五者附此三種正拜者振動附稽首吉拜附頓首凶拜亦附稽首奇拜附空首衰拜亦附稽首又曰吉拜先作頓首後作稽顙稽顙還是頓首但觸地無容則謂之稽顙奇拜謂一拜者謂君

拜臣下。燕禮大射有一拜之禮。塗按九拜注說不一。疏說亦多未當。近人顧亭林毛大可閩百詩惠仲孺於九拜皆有論著。俱未能得其要領。惟江氏凌氏姚氏鳳氏段氏之說最詳。然亦有得有失。今畧探其說之異者錄之。於左。江氏永曰。頓首之拜以頭叩地。似喪禮之稽顙。但稽喪觸地無容。頓首叩地有容。以此別於喪拜。叩頭卽起。不稽留。以此別於稽首。此拜不常用。唯有急求人乃用之。晉穆羸抱太子頓首於趙宣子。申包胥九頓首而坐。此疏謂頓首平敵自相拜之拜。恐不然。君拜臣下及平敵自相拜皆當用空首。凌氏廷堪曰。空首君答臣

之拜也。拜頭至手。所謂拜手也。若穆天子傳許男降再拜。空首郭注。空首頭至于地。則卽稽首。非此空首。與振動卽喪禮拜而後踊也。振動之說。惟杜子春得之。蓋凶事之有振動。猶吉事之有稽首。皆拜之最重者。非君之弔。繼服則拜而不踊。是拜而後踊于君始行之拜而後成踊。謂之振動也。奇拜一拜也。頓首空首皆有之。唯稽首皆再拜無一拜者。喪拜再拜也。稽首無不再拜者。頓首空首亦有之。肅拜謂婦人之拜也。少儀婦人吉事雖有君賜。肅拜爲尸坐。則不手拜。肅拜注云。肅拜拜低頭也。手拜手至地也。婦人以肅拜爲正。凶事乃手拜耳。此

說是也儀禮凡丈夫之拜坐婦人之拜興丈夫之拜奠
爵婦人之拜執爵蓋婦人之拜肅拜也不屈膝故必與
兼可執爵拜也姚氏鼐曰一曰稽首其儀右手至地左
手加諸右手首加諸左手是為拜手稽首禮曰稽首據
掌致諸地以稽留其首于手之上故曰稽首二曰頓首
不加於手而叩諸地三曰空首儀若稽首而其拜甚速
不得稽留其首於手之上若空未拜然禮曰拜服也稽
首服之甚也頓首者皇急以謝過空首者降拜以受賜
穆天子傳曰賜許男駿馬十六許男降再拜空首空首
者臣節之共也君辭之則升成拜然後稽留其首蓋降

階者固欲稽首然而君辭之矣勢不可以不速矣鄭康
成謂拜而后稽顙為吉拜稽顙而後拜為凶拜者非也
禮家記人子弟受賓弔賙儀皆拜稽顙故曰拜稽顙哀
戚之至隱也非三年之喪以吉拜吉拜不稽顙也苟稽
顙則凶拜矣奚論其先後哉古人以兩手相交為拜稽
顙在地則手不得交故徒稽顙曰不成拜也鳳氏應韶
曰拜之義字从兩手凡言拜皆主手言故禮經有尙左
右手之文兩手據地俯伏者拜之正即尙書之拜手玉
藻之據掌太祝之奇拜也吉拜凶拜以拜時手異尙而
別褻拜以拜之數有加而別振動以拜之容色變而別

頓首稽首稽顙以拜而首至地又各異而別肅拜則以立而俯下手手不至地而別拜主手言益可見矣朱子曰拜而后稽顙先以兩手據地如常然後引首向前叩地稽顙而后拜開兩手先引首至地卻交手據地如常也段氏玉裁曰空首者對稽首頓首之頭著地言之也詳言曰拜手省言曰拜拜本專為空首之稱引伸之則稽首頓首肅拜皆曰拜也凡言拜稽首拜手稽首者先空首而後稽首也漢以頓首為請罪之辭蔡邕成邊上章云朔方髡鉗徒臣邕稽首再拜末云臣頓首死罪稽首再拜是頓首與稽首分別稽首為對敷之辭塗按稽

首拜之重者又常用之故一曰稽首荀卿言下衡曰稽首不言至地則稽首首不至地矣頓首亦拜之重者而不常用故二曰頓首考之於左傳二事則皆急求於人也墨子韓子亦有頓首之文則皆有軍事者也頓首與稽顙相似故荀子言至地曰稽顙而不及頓首也空首則平敵相拜亦君答臣拜之禮故三曰空首首俯而不至手首與尻平故荀卿言平衡曰拜但以手據地故曰拜手其首空懸故曰空首經中不見有空首之文以或言拜或言拜手皆空首也此三者皆吉拜也喪拜以稽顙為重振動即稽顙也故四曰振動蓋為稽顙者必有

振變哀痛之容。此凶拜也。四者以為之經也。五曰吉拜。六曰凶拜。當吉則吉拜。當凶則凶拜。雜記云。三年之喪。以其喪拜。非三年者吉拜。喪拜稽顙也。吉拜。不稽顙也。不稽首而有吉凶之判。以尚左手尚右手別之也。七曰奇拜。八曰褒拜。以多寡而異也。四者以為之緯也。肅拜不跪。似今人之長揖也。故附於九拜之末焉。舊注以稽首為頭至地。則與頓首。但分疾徐之間耳。又何異焉。以空首為頭至手。則非平衡矣。以振動為扞。兩手相擊。則經中未見有此拜也。以吉拜為拜。稽顙則名與實違矣。段氏玉裁以空首為跪。而拱手首俯至手。手與心平。謂

之平衡。又以肅拜為跪。而拱手與空首同。又以頓首為即稽顙。其說雖辨。要無取焉。論語之再拜而送。則當為空首之再拜也。

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苞氏曰。饋孔子藥。孔安國曰。未知其故。故不敢嘗。禮也。

皇疏曰。饋餉也。孔子得彼餉而拜受。是禮也。達猶曉解也。孔子雖拜受而不遂飲。故稱名云。丘未曉此藥。治何疾。故不敢飲嘗之也。○邢疏曰。凡受人饋遺。可食之物。必先嘗而謝之。○集註云。范氏曰。凡賜食必嘗。以拜藥未達。則不敢嘗。受而不飲。則虛人之賜。故告之如此。然

則可飲而飲不可飲而不飲皆在其中矣。楊氏曰：大夫有賜，拜而受之，禮也。未達不敢嘗，謹疾也。必告之直也。此一節記孔子與人交之誠意。

正義曰：素問注云：藥謂金玉土石草木菜果蟲魚鳥獸之類，皆可以祛邪養正者也。周禮注云：五藥，草木蟲石穀也。本草經曰：凡藥上者養命，以應天中藥，養性以應人。周禮天官醫師聚毒藥以供醫事。王氏應電曰：毒藥得天地之偏氣，寒暑之性過甚者也。人身有不和之氣，須以偏勝之物攻之，乃得其平。又疾醫以五味五穀五藥養其病。註云：養猶治也。病由氣勝負而生，攻其贏養

其不足者。又瘍醫凡療瘍以五毒攻之，以五氣養之，以五藥療之，以五味節之。凡藥以酸養骨，以辛養筋，以鹽養脈，以苦養氣，以甘養肉，以滑養竅。王氏安石曰：疾醫以治內為主，故先味而後藥。瘍醫以治外為主，故先藥而後味。說苑湯曰：藥食先嘗於卑，然後至於貴，教也。藥言獻於貴，然後聞於卑，道也。又曰：孔子曰：良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顧氏炎武曰：夫藥有君臣，人有強弱。有君臣則用有多少，有強弱則劑有半倍。多則專，專則其效速，倍則厚，厚則其力深。今之用藥者，大抵雜泛而均，停既見之不明，而又治之不勇，病所以不能愈。

也。蓋按藥之品不同，即藥之性各殊，而藥之效亦異，必達其用而後有疾可以療病，未疾可以養生。饋藥者自當自言藥之所用，觀夫子對以未達，而康子之疎亦可見矣。楊龜山曰：不嘗疑於拂人情，然聖人謹疾，豈敢嘗未達之藥，既不敢嘗，則直言之，何用委曲？微生高乞醯以與人，孔子不以為直，以辭康子之言，觀之信乎其不直也。任氏啟運曰：拜而送之禮也，而如見之誠已在其中，拜而受之禮也，而不欺之誠更在其外。江氏永曰：玉藻酒肉之賜，弗再拜，雖君賜之亦止，拜受於家，陽貨餽孔子蒸豚，必瞰亡者，恐其拜受於家，不復再來拜也。敵

者不在拜於其室，則孔子必當往拜矣。康子饋藥亦酒肉之類，既拜受，亦不往拜也。

廐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鄭元曰：重人賤畜也。退朝自君之朝來歸也。

皇疏曰：焚燒也。孔子家養馬處被燒也。從朝還退，見廐遭火，廐是養馬處，而孔子不問傷馬，惟問傷人乎，是重人賤馬也。王弼曰：孔子時為魯司寇，自公朝退而之火，所不問馬者，矯時重馬者也。○邢疏曰：不問馬一句，記者之言也。○集註云：非不愛馬，然恐傷人之意多，故未暇問。蓋貴人賤畜，理當如此。

正義曰說文云廐馬舍也釋名云廐勿也勿聚也牛馬之所聚也周官校人乘馬一師四圉三乘爲阜阜一羣馬三阜爲繫繫一馭夫六繫爲廐廐一僕夫六廐成校校有左右駕馬三良馬之數注云二耦爲乘自乘至廐二百一十六匹易乾爲馬此應乾之策也又圉師掌教圉又養馬春除尊饗廐禮書曰先王之制國馬足以軍公馬足以稱賦則周禮鄉師以時辨其馬牛之物均人均馬牛之力政縣師辨其六畜車輦之稽遂人遂師以時登其六畜而牛馬與焉則司馬法甸出長轂一乘牛三頭馬三匹此國馬也校人掌王馬之政辨種戎齊

道田駕之六馬此公馬也蓋天子十二閑馬六種每馬一圉每乘一師三乘爲阜馬十二匹三阜爲繫三十六匹六繫爲廐二百一十六匹六廐成校校有左右則十二廐合三千四百五十六匹種各一廐廐有左右則一種四百三十二匹良馬五種則合二千一百六十四匹又駕馬一種三良馬一種之數則爲千二百九十六匹五良一駕凡三千四百五十六匹邦國六閑四種家四閑二種蓋諸侯大夫之廐皆無左右則良馬三居三廐合六百四十八匹駕馬三良馬一種之數居三廐亦六百四十八匹凡千二百九十六匹家四閑二種一良居一

廐二百一十六匹。駑三之居三廐。爲六百四十八。凡八百六十四匹。春秋之世。晉悼公使程鄭爲乘馬御。六騶屬焉。諸侯六閑。衛文公之騶牝三千。齊景公之有馬千駟。三千則近于天子十二閑之數。而千駟又過之。是皆僭侈而違禮者也。校人駑馬麗馬一圉。八麗一師。八師一趣馬。八趣馬一馭夫。鄭氏謂八宜爲六者。蓋自圉至馭夫。以八計之。則爲二十四匹。與三良馬之數不合。以六計之。則適四百三十二匹矣。然後三之。旣三之無僕夫。以駑馬不駕五路。卑之也。然則周天子之馬。不過三千四百五十六匹而已。蓋周制凡軍之馬出於民。而

校人所養者。特給公家之用而已。漢唐則不然。行馬之馬一出於公也。蓋按王弼注云。廐公廐也。家語子貢篇云。孔子爲大司寇。國廐焚。鹽鐵論形德篇曰。魯廐焚。國廐則馬當問。釋文一讀至不字絕句。非竟不問馬也。然據雜記曰。廐焚。孔子拜鄉人爲火來者。拜之士壹大夫。再則是家廐也。方氏苞曰。初試爲大夫者。畜馬止一乘等而上之。雖十倍。止四十匹耳。百乘之家。據其采地所出言之。私家安得有馬至八百六十四匹之多也。况大夫出聘私覲之馬。公家共之。經特言天子邦國與家等殺之大概耳。蓋按周官自指王朝之大夫言之。侯國安

得有此陳文子不過有馬十乘孔子之家廐亦必不能
有二百一十六匹應乾之策也張南軒曰仁民愛物固
有間也方退朝始聞之時惟恐人之傷固未暇及於馬
耳而士家雖十餘五匹亦不暇及於馬也

耳而士家雖十餘五匹亦不暇及於馬也
耳而士家雖十餘五匹亦不暇及於馬也
耳而士家雖十餘五匹亦不暇及於馬也
耳而士家雖十餘五匹亦不暇及於馬也
耳而士家雖十餘五匹亦不暇及於馬也
耳而士家雖十餘五匹亦不暇及於馬也
耳而士家雖十餘五匹亦不暇及於馬也
耳而士家雖十餘五匹亦不暇及於馬也
耳而士家雖十餘五匹亦不暇及於馬也
耳而士家雖十餘五匹亦不暇及於馬也

鄉黨正義卷之十三

魏何晏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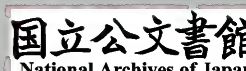
吳縣王塗刪補

梁皇侃義疏

宋邢昺疏

宋朱子集註

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孔安國曰。敬君惠也。既嘗之。乃
以班賜也。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孔安國曰。薦。薦其先祖
也。君賜生必畜之。侍食於君。君祭先飯。鄭元曰。於君祭
則先飯矣。若為君嘗食。然集註合下疾君視之君命召為一節
皇疏曰。席猶坐也。君賜孔子食。孔子雖不嗜食。必正坐



先嘗之。敬君之惠也。賜腥。謂君賜孔子腥肉也。薦。薦宗廟也。孔子受之。煮熟而薦宗廟。重榮君賜也。賜熟食。不薦者。熟爲褻也。生。謂活物也。得所賜活物。當養畜之。待至祭祀時。充牲用也。孔子侍君共食之時。君祭。謂祭食之先也。夫禮食。必先取食種種出片子。置俎豆邊地。名爲祭祭者。報昔初造此食者也。君子得惠。不忘報。故將食而先出報也。當君政祭食之時。而臣先取飯食之。故云先飯。飯食也。所以然者。示爲君先嘗食。先知調和之。是非者也。邢疏曰。若敵客。則得先自祭。降等之客。則後祭。若臣侍君而賜之食。則不祭。若賜食而以客禮待之。則得祭。雖得祭。又先須君命之祭。然後敢祭也。此言君祭先飯。則是非客禮也。故不祭而先飯。若爲君嘗食也。集註云。食恐或餒餘。故不以薦。正席先嘗。如對君也。言先嘗。則餘當以頒賜矣。腥。生肉熟而薦之。祖考。榮君賜也。畜之者。仁君之惠。無故不敢殺也。周禮。王日一舉膳。夫授祭。品嘗。食王乃食。故侍食者。君祭則已。不祭而先飯。若爲君嘗食。然不敢當客禮也。

正義曰。釋文曰。腥。說文字林。並作牲。云不熟也。鄭康成曰。魯讀生爲牲。今從古。周官凡內修之頒賜。皆掌之內。饗。凡王之好。賜內修。則饗人共之。凌氏廷堪曰。君賜食

卽聘禮所謂飪也。君賜腥，卽聘禮所謂腥也。君賜生，卽聘禮所謂餼也。凡牲殺曰饗，生曰餼。饗之屬，陳於堂上。下，餼之屬，陳於門內外。案聘禮之歸賓饗也，牲之已烹者，謂之飪。飪一牢，鼎九，及陪鼎三，設於西階前。牛羊豕魚腊腸胃膚鮮魚腊腳臠臠，牲之未烹者，謂之腥。腥二牢，各七鼎，設於阼階前。無鮮魚鮮腊，飪與腥，皆饗也。是牲之殺者曰饗也。又堂上八豆，八簋，六鉶，兩簠，八壺，西夾六豆六簋，四鉶，兩簠，六壺。此堂上所陳，皆從飪牢者也。醯醢百，米百，筮設於中庭。此堂下所陳，皆從腥牢者也。故曰饗之屬，皆陳于堂上下也。聘禮之歸賓餼也。

牲之生者曰餼也。門外米三十車，車秉有五，斂禾三十車，車三秬。此米禾薪芻從生牢者也。故曰餼之屬，陳於門內外也。上介饗，餼三牢。士介饗，則有米無牢。隆殺之義也。簠簋之來從飪牢，筮米從腥牢，車米從生牢。敖氏以爲米皆從餼，非也。夫人使下大夫歸禮聘賓，無牢無簠簋，但有籩豆及壺。大夫餼賓及介，有餼無饗，皆遠下人君也。又公食大夫禮，若不親食，使大夫各以其爵朝服，以侑幣致之。豆實實于籩，簋食實于筐，庶羞陳於碑內。庭實陳于楹外，牛羊豕陳于門內。此歸食禮於賓，故有饗無餼也。塗按凌氏以君賜當聘禮，似精而未核。聘

禮記云。賜饗惟羹飪筮一尸。如饋之禮。假器於大夫。盼肉及廋車。注云。腥餼不祭。則明與此薦腥異矣。蓋彼為大禮。三者一時俱致。則獨薦飪耳。意者此為尋常小賜之禮。在歸饗餼後。所謂燕與時賜無數也。然以君賜屬聘禮。第為鄰國君之所賜。其義未該。若本國之君。有所賜子。其儀亦當準此。證之以孔子賜鯉事。及穆公饋子思鼎肉事。則聘禮外。君賜亦括其中也。聘義疏云。聘禮歸饗餼。注云。牲殺曰饗。生曰餼。案聘禮餼既為生。而左傳云。餼牽竭矣。服虔云。死曰餼者。以餼與牽相對。牽既為生。餼則為死。牛羊豕為牲。繫養曰牢。熟曰饗。腥曰餼。

生曰牽。或曰先嘗見逮下之惠。薦之見奉先之孝。畜之見育物之仁。要皆自其敬君者推之也。朱子語類曰。近世有以為君祭必先黍稷者。則其音自不同。蓋如近世之說。則飯為去聲。而指所食之物。如先儒之說。則飯音上聲。而為食之之義。雖若皆通。先儒之說為長。塗按。如近世之說。則君自祭先飯者耳。與侍食者無涉。鄉黨何為記之。其說非也。士相見禮。君賜之食。則君祭先飯。徧嘗羞。膳飲而俟。君命之食。然後食。注云。君祭先飯。食其前食。臣先飯。示為君嘗食也。此謂君與之禮食。膳謂進庶羞。既嘗庶羞則飲。疏云。凡君將食。必有膳宰進食。

則膳宰嘗君前之食。此文謂膳宰不在。則侍食者嘗自
已前食。既不嘗君前食。則不正嘗食。故云示爲君嘗食
也。此君與臣小小禮食法。仍非正禮食。正禮食則公食
大夫是也。彼君前無食。此君臣俱有。故知小小禮食。玉
藻云客之。則此註禮食。但此文不云客之命之祭。然後
祭。文不具也。若臣嘗食。不得云禮食。亦不得祭。玉藻若
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先飯辨嘗羞。飲而
俟。注云。雖見賓客之。猶不敢備禮也。侍食則臣不祭。飲
而俟。俟君食而後食也。君將食。臣先嘗之。忠孝也。玉藻
又云。若有嘗羞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飯飲而俟。注云。

不祭。侍食不敢備禮也。不嘗羞。膳宰存也。飯飲利將食
也。疏云。此謂臣侍食。得賜食而非君所客者也。既不得
爲客。故不得祭。亦不得嘗羞。則君使膳宰自嘗羞。故云
有嘗羞者也。俟君之食。然後食。既不祭不嘗。則俟君食
後。乃已食也。飯飲者飲之也。雖不嘗羞。亦先飲。則利喉
以俟君也。江氏永曰。此是君以客禮之者。故代宰夫嘗
食。若非客之。則有宰夫嘗食。夫子不得先飯矣。閻氏若
璩曰。禮君賜食。以客禮待臣。則無膳宰在旁。故君自祭
後。命臣以祭。祭訖。品嘗。所謂後祭先飯也。孔子之異於
人。在不待君命之祭。輒自同於膳宰。避客禮云。王氏引

之曰案士相見禮所記者侍食之常禮玉藻所記者則見客於君者也常禮則臣不祭故士相見但言君祭也客禮則臣亦得祭故玉藻言命之祭然後祭也二者不同鄭注賈疏強合之非也論語邢疏以爲非客禮足以正鄭賈之失又按侍食之常禮與見客於君之禮所異者祭不祭耳其餘則同故士相見言先飯徧嘗羞膳飲而俟君命之食然後食玉藻亦言先飯徧嘗羞飲而俟若有嘗羞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飯飲而俟明先飯徧嘗羞以下客禮常禮之所同也鄭注玉藻以先飯徧嘗羞三句爲見客於君之禮以若有嘗羞者三句爲侍食

之常禮亦失之注氏愛蓮曰正禮食則君前無食小禮食則君前有食儀禮公食大夫禮蓋以食下大夫者故不用八豆而用六豆以此擬侍食禮當亦不甚相遠設饌時醯醬居中醬東六豆次以豆南七俎又次以俎西六簋太羹滯在醬豆西四鉶飲酒在豆東是爲正饌滯西二簋稻南十六豆漿飲在稻西是爲加饌皆君所宜祭者祭正饌于豆間祭加饌于醬滯間祭食之時六豆之下卽祭六簋而後及三俎四鉶然後祭簋祭庶羞此次序之不可紊者其有不祭者惟醬滯魚腊腸胃膚耳酒與漿臣則祭之君則否也楊氏嶠谷曰侍食之禮見

於經者三。玉藻云若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先飯辨嘗羞飲而俟其先飯與論語同。其在命祭之後與論語異。又曰若有嘗羞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并與論語先飯異。惟士相見禮云若君賜之食則君祭先飯。偏嘗飲而俟與論語全同。總而論之。自公食大夫正禮食下。玉藻上節則君客之之禮。次節非君所客之禮。士相見禮則在客與非客之間。賈疏云小小禮食法。邢疏云非客之禮二者正須參互也。後人說鄉黨務求比古禮加隆如此節非所客之禮。他人俟君之食然後食。孔子先飯為敬謹有加。不知古禮隆殺先王所制。惟是

古禮久廢。夫子獨行之。便是動谷中禮盛德之至。若更求深於古人。則為君所客之禮。又當何如耶。蓋按玉藻若有嘗羞者以下。前儒說以客禮待者無膳宰在旁。不以客禮待者有膳宰在旁。分為兩節。竊謂若燕禮公食禮以客禮待臣者。方將使膳宰為主人。此謂小小禮食以客禮待臣者。必無膳宰。亦無確據。玉藻兩節當皆是以客禮待者。無嘗羞者。則先飯偏嘗羞。有嘗羞者。則飯飲而俟耳。鄉黨言先飯。則必無嘗羞者矣。至於以客禮不以客禮。則君方自祭。其命夫子祭與否。尚未定也。而子已先飯。蓋恐君命之祭。而以客禮待已也。然或君仍

命之祭亦未可知。觀玉藻君命之祭者，亦何嘗不先飯偏嘗羞乎？江氏以為客禮者，泥于客禮無膳宰之說。邢疏及王氏之說，竟以為非客禮，亦尚未安也。玉藻云：又朝服以食，特牲三俎祭肺，夕深衣祭牢肉，朔月少牢五俎四簋。註云：食必復朝服，所以敬養身也。三俎豕魚腊，祭牢肉，異於始殺也。天子言日中，諸侯言夕。天子言餼，諸侯言祭牢肉，互相挾。五俎加羊與其腸胃也。朔月四簋，則日食稻粱，各二簋而已。疏云：早起初殺之時，先祭肺，以周人重肺，至夕將食之時，切牢肉為小段而祭之。故云異於始殺也。但少牢祭神加羊與膚，此皆人君

所食，無膚而有腸胃也。梁稻美物，故知各一簋。詩曰：每食四簋。註云：黍稷稻粱，以此而推。天子朔月太牢，當六簋。黍稷稻粱麥苽，若盛舉則八簋，當加以稻粱也。按公食大夫禮，簋盛稻粱，此用簋者，以常食異於禮食。又禮食其數更多，故公食下大夫黍稷六簋，士大夫八簋，其稻粱上下大夫俱兩簋也。周官大祝辨九祭：一曰命祭，二曰衍祭，三曰炮祭，四曰周祭，五曰振祭，六曰擗祭，七曰絕祭，八曰繚祭，九曰共祭。注云：玉藻君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是也。衍當為延，曲禮主人延客祭是也。炮當為包，猶兼也。有司徹曰：宰夫贊者取白黑

以授尸。尸受兼祭于豆祭是也。周猶遍也。殺之序遍祭之是也。振祭擣祭本同。不食者擣則祭之。將食者既擣必振乃祭也。絕祭繚祭亦本同。禮多者繚之。禮畧者絕則祭之。共猶授也。王祭食。宰夫授祭。凌氏廷堪曰。太祝九祭。後鄭破杜子春及先鄭之說。以爲皆飲食之祭善矣。惜其雜徵傳記。未能悉依禮經也。爰取舊注善者從之。餘則以經爲主。斷以己意。俟學者擇焉。一曰命祭。謂墮祭也。墮祭卽接祭。必祝命之。故曰命祭。二曰衍祭。謂祭酒也。詩小雅伐木。釃酒有衍。三曰炮祭。謂祭豆籩也。鄭注包猶兼也。按籩實爲脯。豆實爲醢。則用擣祭。或振

祭。籩實爲糗。修豆實爲菹醢。則用兼祭。豆籩同祭。故謂之兼祭。四曰周祭。鄭注周遍也。按公食大夫禮。賓祭正饌。坐取韭祭。以辨擣于醢上豆之間。此祭豆也。又贊者東面坐取黍。實于左手。辯反于右手。與以授賓。賓祭之。此祭黍稷也。又三牲之肺不離贊者。辨取之。壹以授賓。此祭肺也。又扱上鉶以柶遍擣之上鉶。此祭鉶也。又賓祭加饌。贊者北面坐。辨取庶羞之大興。一以授賓。賓受兼一祭之。此祭庶羞也。又公食大夫禮。豆有六。簋有六。肺用牛羊豕。鉶以六。庶羞十六豆。故云辨。至于少牢墮祭。尸取韭菹。辯則又命祭中之周祭矣。五曰振祭。六曰

搯祭皆爲祭薦俎也。少牢尸入十一飯。上佐食舉牢幹魚腊肩牢骼牢肩。尸亦振祭齎之。士虞特牲尸入九飯亦振齎之。此祭俎不搯而卽振者也。士虞特牲少牢有司徹凡以肝燔從者皆搯于俎。鹽振祭齎之。此則搯而後振者也。將食故必振鄉飲酒鄉射燕禮大射所云祭薦皆是搯祭。鄉射記曰薦脯五臟祭。牛臟蓋祭者左執爵。右取祭脯搯于醢而祭於豆間不食。故不振。經云不搯者省文也。七曰絕祭。八曰繚祭。皆謂祭肺也。鄭司農曰絕祭不循其本直絕肺以祭也。繚祭以手從肺本循之至于末乃絕以祭也。按鄉射特牲經皆云興取肺坐

絕祭是大夫士皆絕祭。非繚祭也。唯鄉飲酒禮主人獻賓賓興右手取肺卻左手執本坐弗繚。右絕末以祭尙左手。齎之注以弗繚爲繚祭。鄭司農亦引此爲繚祭之證。疏曰鄉飲酒大夫禮故云繚祭。鄉射士禮故云絕祭。但繚必兼絕絕不得兼繚。是以此經言繚兼言絕也。九曰共祭。謂授祭也。按燕禮主人獻公膳宰贊授肺大射主人獻公庶子贊授肺。此絕祭也。士虞特牲少牢墮祭皆佐食授之。此命祭也。尸入飯時舉牲體亦佐食授之。此振祭也。有司徹主人獻尸宰夫贊者取白黑以授尸不儋尸之禮主婦亞獻祝取栗脯以授尸。此兼祭也。公

食大夫祭黍稷祭肺祭庶羞亦贊者授之。此周祭也。皆爲共祭也。若祭鉶祭酒則不授也。凡祭遠者授。近者不授。脯醢羹酒皆在席前。故祭薦祭鉶祭酒無授祭也。共祭亦備諸祭。故以爲九祭之終也。塗按周禮膳夫授祭。註云祭謂刲肺脊也。疏云殷祭肝。周祭肺。但祭肺有二種。一者名爲舉肺。亦名離肺。此爲食而有也。二者名爲祭肺。亦名刲肺。此爲祭而有也。但舉肺離而不絕。祭肺則絕之。今此膳夫授祭爲食而設。卽舉肺也。鄭云謂刲肺脊者以優至尊。故與祭祀同刲肺也。兼言脊者。依士虞特性皆言授肺脊。曲禮殺之序徧祭之。今徒言祭肺。

器具其首也。按此則君祭亦當膳宰授祭。然既有膳宰。則臣不必先飯。論語謂無膳宰在旁者此。

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苞氏曰。夫子疾也。處南牖之下。東首。加其朝服拖紳。紳大帶也。不敢不衣朝服。見君也。

皇疏曰。疾謂孔子疾病時也。孔子病而魯君來視之也。此君是哀公也。病者欲生。東是生陽之氣。故眠頭首東也。故玉藻云。君子之居恒當于戶。寢恒東首是也。加覆也。朝服謂健時從君日視朝之服也。拖猶牽也。紳大帶也。孔子既病不能復著衣而見君。不宜私服。故加朝服也。

覆於體上而牽引大帶於心下。如健時著衣之為。病本當戶。在北壁下東首。君既來而君不宜北面。故移處南窗之下。令君入戶而西。轉面得南向。故樂肇云。南牖下。欲令南面視之也。集註云。東首以受生氣也。病臥不能著衣束帶。故加朝服於身。又引大帶於上也。

正義曰。凌氏廷堪曰。宮室之制。室在堂後。南有牖。北有墻。無牖也。士大夫以上皆同。詩幽風七月。塞向墻戶。毛傳云。向北出牖。庶人尊戶。然則北牖。蓋庶人之室。士大夫不爾也。喪大記寢東首於北牖下。考既夕記。寢東首於北墻下。論語伯牛有疾。集註云。病者居北牖下。蓋承

喪大記之誤也。任氏大椿曰。按有疾者。齊元端。見君則朝服以元端。非朝君之服。故易元端而朝服。錢氏坫曰。說文。拖曳也。衽裾也。論語曰。朝服衽紳。依義應為衽。借用拖耳。裳緣曰衽。士昏禮。主人爵弁纁裳。緇紕。裳前襟後裾。皆有緣。謂緣為純。謂紕為裾。其義一也。塗按。裾屬於衣。既云朝服。不必言裾矣。從拖為長。曲禮提者當帶。疏云。帶有二處。朝服之屬。其帶則高於下。深衣之類。其帶則下於脇。玉藻云。三分帶下。紳居二焉。紳長三尺。而居帶之下。三分之二。則帶之下去地四尺五寸矣。人長八尺為限。若帶下四尺五寸。則帶上所餘止三尺五寸。

故知朝服等帶則高也。深衣帶下毋厭髀。上毋厭脇。故知深衣之帶下也。提者當帶。謂深衣之帶。玉藻天子素帶朱裏終辟。而素帶終辟。大夫素帶辟垂。士練帶率下辟。注云而素帶終辟。謂諸侯也。又玉藻大夫大帶四寸。雜帶。君朱綠。大夫元華。士緇辟二寸。再繚四寸。凡帶有率無箴功。注云雜猶飾也。禮書曰天子至士帶皆合帛爲之。或以素。或以練。或終辟。或辟垂。或辟下。其飾或朱綠。或元華。蓋素得於自然。練成於人功。終辟則所積者備。辟垂辟下。則所積者少。朱者正陽之色。綠者少陽之雜。元與緇者陰之體。華者文之成。天子體陽而兼乎下。

故朱裏而辟以朱綠。諸侯雖體陽而不兼乎上。故飾以朱綠而不朱裏。大夫體陰而有文。故飾以元華。士則體陰而已。故飾以緇。然於大夫言帶廣四寸。則其上可知。而士不必四寸也。於士言紳三尺。則其上可知。而有可止於二尺五寸也。凡帶有率無箴功。則帶率而已。無刺繡之功也。以至并紐約組三寸。再繚四寸。紳鞶結三齊。皆天子至士所同也。夫所束長於所飾。則失之太拘。所飾長於所束。則失之太文。紳鞶結三齊。然後爲稱。則有司之約韉。蓋亦二尺五寸歟。古者於物言華。則五色備矣。於文稱凡。則衆禮該矣。鄭氏以華爲黃。以凡帶爲有

司之帶。以率為士。與有司之帶。以辟為禕。以二寸為士帶。廣大夫以上用合帛。士以禕而不合。皆非經據之論也。任氏大椿曰。儀禮士冠禮。爵弁皮弁元端。同用緇帶。則知大夫以上。冕弁服同用素帶矣。又以隋志。冕服革帶。推之。則爵弁與冕服。同有革帶。故士冠禮。緇帶。爵鞞。疏云。不言革帶者。大帶所以束衣。革帶所以繫鞞及佩。舉鞞則有革帶可知。是元冠亦有革帶矣。舉爵弁元端。則皮弁可知。又攷大帶在革帶之上。左傳。鞞屬。疏謂革帶在大帶之上。非也。內則。端鞞紳。疏云。冠畢然後服元端。著鞞又加大帶也。塗按紳為帶之垂者。又即為大帶之名。大帶之垂者。謂之紳。革帶之垂者。謂之屬。革帶又謂之鞞。上服用二帶。深衣用革帶而已。朝服拖紳。則不必有革帶也。輔氏廣曰。一息尚存。不敢廢禮。况有疾而君視之乎。加朝服拖紳。禮之變也。亦禮之宜也。然必病不能支。方可如此。喪大記。君於大夫疾。三問之。士疾。一問之。雜記。卿大夫疾。君問之。無算。士壹問之。疏云。此無算。謂有師保恩舊之親。或言三問。謂君自行。無算。謂遣使也。塗按君視之。安知其非定公時。皇疏指為哀公鑿也。

君命召不俟駕行矣。鄭元曰。急趨君命。出行而車既駕。

隨之。

皇疏曰。謂君有命。召見孔子時也。君尊命重。故得召。不俟駕車。而卽徒趨而往也。故玉藻云。君命召。以三節。一節以趨。二節以走。三節以行。不俟履。在家不俟車。是也。大夫不可徒行。故後人駕車而隨之。使乘之也。集註云。此一節。記孔子事君之禮。

正義曰。玉藻注云。節所以明信。輔君命也。使使召臣。急則持二。緩則持一。周禮曰。鎮圭以徵守。其餘未聞也。不俟履車。趨君命也。必有執持之者。官謂朝廷執事處也。疏云。節以玉爲之。所以明信。使使召臣。有二節。時有一

節時。故合云三也。余心純曰。以趨以走。一節二節之所異。不俟履。不俟車。一節二節之所同。皆敬承君命也。義疏云。君召以節爲信。節以三爲度。禮也。然臣之奉君命。弗遑。不待三也。雖二節以走矣。不惟三也。卽一節以趨矣。毛氏奇齡曰。行矣。卽謂走趨也。鄭注行出而駕車隨之。甚非。若行出則祇出門矣。豈出門後仍駕車耶。抑走趨而車隨之耶。玉藻在官不俟履。夫履則安隨之。塗按毛說非也。讀左傳履及于室。皇數語。則知鄭注之不誤矣。曲禮君命召。雖賤人必自迓之。註云。御當爲迓。迓迎也。君雖使賤人來。必自出迎之。尊君命也。荀子曰。諸侯

召其臣。臣不俟駕。顛倒衣裳而走禮也。詩曰：顛之倒之。自公召之。或曰：尋常大夫不可以徒行。及至趨召。則徒行乃更爲禮。而至於顛倒衣裳。不爲過。儀文逐敬而移。因心而制。豈有常乎。說文：駕馬在軌中也。五經異義：易孟京春秋公羊說：天子駕六。詩毛說：天子至大夫同駕四。士駕二。詩四駮彭彭武王所乘。六轡耳耳。魯僖所乘。四牡駉駉。大夫所乘。謹案禮王度記云：天子駕六。諸侯與卿同駕四。大夫駕三。士駕二。庶人駕一。說與易春秋同。駮曰：元之聞也。周禮校人掌王馬之政。凡頒良馬而乘之。乘馬一師。四圉。此一圉者。養一馬而一師監之。

也。尚書顧命：諸侯入應門。皆布乘黃朱。言獻四黃馬朱。鬣也。既實。天子駕六。校人則何不以馬與圉。以六爲數。顧命何以不獻六馬。易經時乘六龍。謂陰陽六爻。上下耳。豈故爲禮制。王度記曰：天子駕六者。自是漢法。與古異。大夫駕三者。於經無以言之。孔晁曰：馬以引重。左右當均。一轅車以兩馬爲服。旁以一馬驂之。則偏而不調。非人情也。王肅云：古者一轅之車。駕三馬。則五轡。其大夫皆一轅。夏后駕兩。謂之麗。殷益以一駉。謂之駉。周人又益以一駉。謂之駉。禮書曰：一馬駉。二馬駉。三馬駉。四馬駉。古者軍容則有駉。國容則車而已。大夫以上駕四。

士則駕二而已。儀禮公贈士以兩馬。春秋之時。衛良夫乘衷甸兩牡。陳成子以乘車兩馬。賜顏涿聚之子。魯君以乘車二馬遺孔子。蓋諸侯之大夫。大事駕四。小事駕二。觀春秋傳以兩牡為衷甸。則四牡為上乘矣。後世有大駕中駕小駕之說。蓋此類也。白虎通曰。天子之馬六。示有事于天地四方。蓋言夏禮也。商周損之以四。觀商頌言八鸞鎗鎗。則商亦駕四矣。皇華之詩曰。我馬惟駒。株林之詩曰。乘我乘駒。毛氏以大夫乘駒。於禮或然。何則。馬八尺以上為龍。七尺以止為駮。六尺以上為馬。六尺以下為駒。觀禮月令。天子所乘皆言龍。衛詩諸侯所

畜則言駮。是天子乘龍。諸侯乘駮。兵車乘車之輪。六尺有六寸。田車之輪。六尺有三寸。輪崇則馬崇。輪庠則馬庠。是兵車乘車則駕駮以上。田車則駕馬也。天子所駕下至於馬。諸侯所駕上至於駮。則大夫乘駒可知矣。四馬入轡。而詩每言六轡者。蓋駕馬之法。有游環以止驂馬之出。有脅驅以止驂馬之內。入則驂馬之內。轡無所施也。繫於軾前而已。此詩所以言六轡也。塗按馬二歲曰駒。馬六尺以下亦曰駒。則駒自通謂馬之少壯者。非必限以二歲也。段氏玉裁謂駒未可以駕車。據釋文駒或作驕字。說文馬高六尺曰驕。遂謂毛詩漢廣株林皇

華駒字皆當作驕則鑿矣。

入太廟每事問。鄭元曰為君助祭也。大廟魯周公廟也。

邢疏本無此註

皇疏曰。或云此句煩重。舊通云前是記孔子對或人之時。此自錄平生常行之事。故兩出也。邢疏曰。此明孔子因助祭大廟。廟中禮儀祭器。雖知之。猶每事復問。慎之至也。

正義曰。明堂位云。大廟天子明堂。疏云。謂制度高大如天子耳。魯之大廟不可一一似明堂也。荀子宥坐篇云。子貢觀于魯廟之北堂。出而問於孔子曰。鄉也賜觀于

大廟之北堂。吾亦未輟。還復瞻被九蓋。皆繼被有說耶。匠過絕耶。焦氏循曰。按荀子蓋與闔古字通。即門扇也。北堂有闔。則北堂有戶可知。所謂九蓋者。東西堂至東西夾各一。東西夾至東西房各一。東西房至東西北堂各一。東西房至中堂各一。正室至中堂一。閭氏若璩曰。委吏若周禮之委人。共祭祀之薪烝木材者。乘田若周禮之牛人。凡祭祀共其牛牲之互。與其盆燎以待事。羊人凡祭祀飾羔祭祀。割羊牲登其首者。此非無與於廟事。其應在羣有司之列。可知。獨當祭時。魯君在前。卿大夫侍從。雍雍肅肅。安得容一少且賤者。呶然致辭說哉。

故顛端屏以爲子入太廟當是隔日宿齋始可每事問者是也。不然平日往觀如荀子所載觀於魯桓公廟有欹器問守藏者曰此爲何器之類則非執事有恪時縱來不知禮之誥亦不必毅然立辨矣。塗按周官大司馬職大祭祀與執事卜日戒及宿之日與羣執事讀禮書而協事則正宜每事問之時也。
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孔安國曰重朋友之恩無所歸無親昵也。

皇疏曰殯謂停喪於寢以待葬也。時孔子有朋友在孔子之家死而此朋友無親情來奔喪者故云無所歸也。

既未有所歸故曰於我殯也。邢疏曰言朋友若死更無親昵可歸孔子則曰於我殯與之爲喪主也。集註云朋友以義合死無所歸不得不殯。

正義曰檀弓賓客至無所館夫子曰生於我乎館死於我乎殯。註云仁者不厄人應鏞曰朋友以義合謂之賓客者自遠方而至也。釋名曰於西堂下塗之曰殯白虎通引論語曰朋友無所歸生於我乎館死於我乎殯。鄭志問朋友死無所歸於我殯若此者當迎彼還已館皆當停柩于何所。答曰朋友無所歸故呼而殯之不謂已殯迎之也於已館而殯之者殯之而已不於西階也家

語子夏問篇。客至無所舍。而夫子曰。生於我乎館。客死無所殯。子曰。於我乎殯。禮歟。仁者之心。與。任氏啟運曰。人死於外。其家必與其喪以歸。殯於堂之西偏。殯者掘地爲坎。置棺其中。上加菘木。以土塗之。至葬乃啟也。若人無父母妻子。則其喪無所歸。故孔子卽爲之主。而曰。於我殯。言殯則擇地以葬之可矣。其人或館而死於孔子家。及或死於逆旅。皆未可定。若兵畏溺而死。則君子所不弔。當但葬之不殯於家矣。又曰。謂之朋友。亦不是。泛然識面。故朱子云。須情文相稱。若泛然爲之。則是曲意徇物也。

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孔安國曰。不拜。有通財之義也。

皇疏曰。謂朋友有物見餉也。車馬。家財之大者也。朋友有通財之義。故雖復見餉車馬。而吾不拜謝也。所可拜者。若朋友見餉其家之祭肉。雖小亦拜受之。敬祭故也。○邢疏曰。此言孔子輕財重祭之禮也。言其祭肉則拜之。尊神惠也。○集註云。祭肉則拜者。敬其祖考。同於已親也。此一節。記孔子交朋友之義。正義曰。曲禮獻車馬者。執策綏。註云。凡操執者。謂手所舉以告者。設其大者。舉其小者便也。疏云。策是馬杖。綏

是上車之繩。車馬不上於堂。不可進尊者之前。但執策
綏呈之。則知有車馬也。又曲禮效馬效羊者。右牽之。徐
師會曰。馬羊豢畜。馴而易制。故右手牽之。少儀曰。車則
說綏。執以將命。坊記。父母在。饋獻不及車馬。示民不敢
專也。註云。車馬家物之重者。逸周書。太子晉解。王子賜
師曠乘車四馬。孔晁註曰。禮為人子。三賜不及車馬。此
賜則白王然後行。可知也。王氏引之曰。此解曲禮與坊
記意同。三賜謂重有所賜與于人。也。若作君賜解。則人
子何爲不受乎。少儀有貳車者。乘馬服車不齒。觀君子
之衣服。服劍乘馬。弗賈。疏云。有貳車。則謂下大夫。其所

乘之馬。所服之車。不敢齒。次論其年歲。評其堪值多少
之價。皆爲不敬也。塗案。此車馬所以爲家物之重也。陳
新安曰。車馬不拜。義也。祭肉則拜。禮也。聖人之行。自是
兩事。未嘗比較其輕重而如此。在記者則因車馬不拜。
見朋友通財之義。而借祭肉必拜形之也。或曰。朋友以
義合。當殯而殯。義也。當饋而饋。亦義也。義所當爲。不可
辭。義所當受。不必拜。江氏永曰。少儀。凡膳告於君子。主
人展之。以授使者於阼階之南。南面再拜稽首。古人饋
祭肉。重其禮如此。孔子所以必拜受。言再拜稽首者。饋
尊者之辭。平敵當再拜不稽首也。釋名曰。車古者曰

車聲如居。言行所以居人也。今日車聲近舍。車舍也。行者所處。若居舍也。漢志曰。古之聖人觀轉蓬。始知爲輪。輪行可載。因物智生。復爲之輿。輿輪相乘。流轉罔極。禮書曰。古者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則車之作尙矣。或曰。黃帝作軒冕。不可攷也。車之制。象天以爲蓋。象地以爲輿。象斗以爲杠。象二十八星以爲蓋弓。象日月以爲輪輻。前載而爲戶。前軌而後軫。旁轆而首以較。下軸而銜以轡。對人者謂之轡。車如舟者謂之軛。捺而相迎者謂之牙。軛之曲中謂之前疾。軛之上平謂之衡。衡之材與輿之下木皆曰任。以其力任於此也。轂之端

與轆之下木皆曰軛。以其旁止於此也。軛可以名輿。可以名車。蓬常可以名部。軛前橫木可以名輅。此又因一材而通名之也。其爲車也。有長轂者。有短轂者。有杼輪者。有倅輪者。有反掾者。有仄掾者。有兩輪者。有四輪者。有有輻者。有無輻者。有曲轂者。有直轂者。有一轆者。有兩轆者。有直輿者。有曲輿者。有廣箱者。有方箱者。有重較者。有單較者。或駕以馬。或駕以牛。或輓以人。或飾以物。或飾以漆。或樸以素。皆因宜以爲之制。稱事以爲之文也。然禮有屈伸。名有抑揚。故論其住重。則雖庶人之牛車。亦與大夫同稱大車。論其等威。則雖諸侯之正路。

於王門曰偏駕而已。阮氏元曰：察車自輪始，所以運車謂之輪。輪網謂之牙。大車之牙謂之渠，轂者輻所湊也。轂中空謂之藪，繇輻以內爲大穿，輻以外爲小穿。大穿謂之賢，小穿謂之軹。輪轅謂之輻，輻入轂謂之齒，入牙謂之蚤。輻近轂謂之股，近牙謂之輻，較不滿牙曰纒，車徹謂之軌，此釋輪也。車上受物曰輿，輿下四面材謂之軫，軫謂之收，輿前橫木謂之式，左右板謂之騎，騎上反出謂之輓，騎立木達輓謂之較，車轆謂之輪，鞣橫輪也。軌直輪也，輿下鉤軸者爲鞅，鞅謂之輓，輓謂之伏兔，當式下圍軌者曰軌，所以揜軌謂之陰，此釋輿也。曲輓謂

之軌，軌繇軌以上爲侯，侯謂之頸，軌後投任正謂之踵，當伏兔者爲當兔，軌兩端木爲任木，前端駕馬爲衡，任後端持輿爲任正，小車衡大車高，所以鍵衡謂之軌，所以鍵高謂之軌，衡高下扼馬牛者軌，軌謂之烏啄，衡下兩軌曰兩軌，所以貫轂謂之軸，軸末謂之喜，喜謂之軌，軌謂之軹，喜上鍵謂之牽，牽謂之軹，此釋軌也。革漆在轂謂之幬，幬謂之縵，縵上篆謂之約，軹漆在當兔爲環，瀉，輿革前謂之鞞，後謂之篋，革在式謂之鞞，在軌謂之鞞，房縛謂之鞞，此釋革也。金在輪轆謂之鑿，在穿曰釭，大穿釭賢，小穿釭軹，軹謂之錯，錯謂之軹，在軸間釭謂

之鐙。在車鍵輪謂之轄。車環謂之指。上轅謂之轅。此釋金也。塗按轂與牙之受蓄蚤者曰鑿。鑿有機以固之曰繫。蓄鑿曰弱。軌者輿下三面材。轄式之所對。持車正者也。版之前於前軌者曰陰。陰一而已。軌有三面也。車邸之四邊爲軫。後軫無立木。人所登也。說文。馬怒也。武也。周官馬質。馬量三物。一曰戎馬。二曰田馬。三曰駑馬。注云。此三馬。買以給官府之役。無種也。校人辨六馬之屬。種馬一物。戎馬一物。齊馬一物。道馬一物。田馬一物。駑馬一物。注云。種謂上善似馬者。以次差之。玉路駕種馬。戎路駕戎馬。金路駕齊馬。象路駕道馬。田路駕田馬。

駑馬給官中之役。毛詩傳云。宗廟齊豪。尚純也。戎事齊力。尚強也。田獵齊足。尚疾也。詩疏云。駟詩首章言良馬。朝祀所乘。故云彭彭。見其有力有容也。二章言戎馬齊力。尚強。故云仉仉。見其有力也。三章言其田馬齊足。尚疾。故云繹繹。見其善走也。卒章言駑馬主給雜使。貴其肥壯。故云祛祛。見其強健也。宗廟齊豪。則當純色。首章言良馬。而有異毛者。容朝車所乘也。又云魯以同姓勳親。金路象路共駕良馬。戎路駕戎馬。田路駕田馬。駑馬給官中之役。邵氏晉涵曰。爾雅所釋駟駟之屬。皆種馬也。駟駟之屬。皆戎馬也。駟駟之屬。皆齊馬也。以其色之

齊也。駮蹄駮駮之屬。皆道馬也。皇搗白顛之屬。皆田馬也。欄魚之屬。皆駑馬也。塗按說文。馬一歲曰馬。二歲曰駒。三歲曰駮。八歲曰馱。此以齒言也。二馬曰駮。三馬曰驂。四馬曰駟。此以羣言也。六尺曰驕。七尺曰駮。八尺曰龍。此以形言也。爾雅。回毛在膺。宜乘。在肘後。減陽。在幹。第方。在背。闕廣。此以相言之也。其餘類皆以色辨其名也。

鄉黨正義卷之十四

魏何晏集解

吳縣王塗刪補

梁皇侃義疏

宋邢昺疏

宋朱子集註

寢不尸。苞氏曰。不偃臥。四體布展手足。似死人也。居不

容。孔安國曰。為室家之敬。難入也。

集註合下至迅雷風烈必變為一節。

釋文云。居不容。本或作居不容。

皇疏曰。寢眠也。尸謂死尸也。眠當小歛。不得直脚。申布似於死人也。居謂家中常居也。家主和怡。燕居先溫溫。

故不為容自處也。偃仰眠也。展舒也。曲禮云：寢無伏，此云不偃臥，則不得覆却，惟當敬而小屈也。邢疏曰：其居家之時，不為容儀，當和舒也。集註云：范氏曰：寢不尸，非惡其類於死也。情慢之氣，不設於身體，雖舒布其四體而亦未嘗肆耳。居不容，非情也，但不若奉祭祀見賓客而已。申申，天天是也。

皇疏缺一字
仰字以意補

正義曰：伊川云：寢不尸，無不敬也。馮椅曰：寢所以休息，易於放肆也。放肆則氣散而神不聚，居所以自如，無事乎容儀也。為容則體拘而氣不舒，皆非所以養心也。輔廣曰：聖人德成仁熟，雖寢與居亦有常則也。少儀言

語之美，穆穆皇皇，朝廷之美，濟濟翔翔，祭祀之美，齊齊皇皇，車馬之美，匪匪翼翼，鸞和之美，肅肅雍雍。註云：美皆當為儀字之誤也。又少儀賓客主恭，祭祀主敬，喪事主哀，會同主詡，軍旅思險，隱情以虞，周官保氏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儀：一曰祭祀之容，二曰賓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喪紀之容，五曰軍旅之容，六曰車馬之容。塗按：家居不為此，因事而異之容也。註疏校勘記曰：案唐石經作客字，不誤。經義雜記曰：居不容，言居家不以客禮自處。邢疏云：不為容儀，夫君子物各有儀，豈因私居廢乎？是當從陸氏作客。段氏玉裁曰：居不容，嫌其

主之類於賓也。寢不尸，惡其生之類於死也。塗接近人，有作燕寢及象神之尸解，頗與居不客一例。
見齊衰者，雖狎必變。孔安國曰：狎者，素相親狎也。見冕者與瞽者，雖喪必以貌。周生烈曰：喪謂素相見也。必當以貌禮也。凶服者，式之式，負版者。孔安國曰：凶服者，送死之衣物也。負版，持邦國之圖籍者也。有盛饌，必變色而作。孔安國曰：作，起也。敬主人之親饋也。迅雷風烈，必變。鄭元曰：敬天之怒也。風疾雷為烈。皇本首。釋文曰：冕有子字。鄭本作弁。皇疏曰：狎，謂素相親狎也。哀有喪，故必變。必變，謂必作必趨也。褻，謂無親而卑數者也。尊在位，恤不成人，故必

以貌。以貌變色，對之也。變重貌輕，親狎重，故言變。卑褻輕，故以貌也。然前篇必作必趨，謂見疏者也。孔子見他人送死之衣物，必為敬而式之也。式者，古人乘路車，如今龍旂車，皆於車中倚立，倚立難久，故於車箱上安一橫木，以手隱憑之，謂之為較。詩云：倚重較是也。又於較之下，未至車牀，半許安一橫木，名為軾。若在車上，應為敬時，則落手，憑軾，憑軾則身俯僂，故云式之式，軾也。負謂擔揭也。版，謂邦國圖籍也。古未有紙，凡所書畫，皆於版。故云版也。孔子見人擔揭國之圖版者，皆式敬之也。鄭司農注宮伯職云：版，各籍也。以版為之。今時鄉戶籍

謂之戶版。鄭康成注內宰云。版謂宮中閭寺之屬。及其子弟籍錄也。圖王及后世子之宮中。吏官府之形象也。作起也。孔子見主人食饌。有盛平常。故變色而起也。所以然者。主人自親饋。故客起敬也。親饋謂主人自執食設之。迅疾也。風而雷疾急。名爲烈也。風疾而雷。此是陰陽氣激爲天之怒。故孔子自整變顏容以敬之也。玉藻云。若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是也。邢疏曰。此一節言孔子見所哀恤及敬重之事。爲之改容也。左傳宋華弱與樂轡少相狎。曲禮曰。賢者狎而敬之。狎是相熟慢相貫習之名也。周官小宰職云。聽

閭里以版圖。注云。版是戶籍圖也。聽人訟地者。以版圖決之。集註云。褻謂燕見。又曰。式此三者。哀有喪。重民數也。人惟萬物之靈。而王者之所天也。故周禮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况其下者。敢不敬乎。又曰。敬主人之禮。非以其饌也。迅疾也。烈猛也。必變者。所以敬天之怒。此一節記孔子容貌之變。

正義曰。喪服詔凡衰外削幅。裳內削幅。三衽。若齊裳內衰外負。廣出於適寸。適博四寸。出於衰衰長六寸。博四寸。注云。削猶殺也。大古冠布衣布。先知爲上。外殺其幅。以便體也。後知爲下。內殺其幅。稍有飾也。後世聖人易

之以此爲喪服衻者謂衻兩側空中央也。凡裳前三幅後四幅也。齊緝也。凡五服之裳一斬四緝。緝裳者內展之緝。衰者外展之負在背上者也。適衻領也。負出於衻領外旁一寸。博廣也。衻領廣四寸。則與闕中八寸也。兩之爲尺六寸也。出於衰者旁出衰不著寸數者。可知也。衰長六寸。博四寸。廣袤當心也。前有衰後有負。版左右有衻領。孝子哀戚無所不在也。江氏永曰。五服一斬四齊。第言齊衰者。舉齊以兼斬也。凶服者。式之則五服皆然。禮書曰。先儒謂父在爲母齊衰五升。冠八升。既虞受衰。衰八升。冠九升。父卒爲母齊衰四升。冠七升。既虞受衰。

七升。冠八升。喪服記云。齊衰四升。冠七升。蓋自父沒言之也。塗按儀禮庶人爲國君及曾祖父母。大夫爲曾君及宗子。皆齊衰三月。此當指其重者言之也。說文云。冕大夫以上冠也。遂延垂塗統纊。从日免聲。古者黃帝初作冕。釋名曰。祭服曰冕。冕猶俛也。俛平直貌也。亦言文也。元上纁下。前後垂珠有文也。後漢書明帝紀注云。冕以三十升布漆而爲之。廣八寸。長尺六寸。前圓後方。前下後高。有俛伏之形。故謂之俛。白虎通曰。麻冕者何。周宗廟之冠也。十一月之時。陽氣俛仰。黃泉之下。萬物被施如冕。前俛而後仰。所以用麻爲之者。女功之始。示

不忘本。不以皮皮乃太古未有禮文之服也。周官司服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衮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祭羣小祀則元冕。注云古天子冕服十二章。舜欲觀焉。王者相變至周而以日月星辰畫於旂旗。所謂三辰旂旗。昭其明也。而冕服九章。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尊其神明也。九章。初一日龍。次二曰山。次三曰華蟲。次四曰火。次五曰宗彝。皆畫以爲績。次六曰藻。次七曰粉米。次八曰黼。次九曰黻。皆希以爲繡。則衮之衣五章。裳四章。凡九也。鷩畫以雉。謂華蟲也。其

衣三章。裳一章。凡五也。希刺粉米無畫也。其衣一章。裳二章。凡三也。元者衣無文。裳刺黻而已。是以謂元焉。凡冕服皆元衣。纁裳。疏云日月星辰取其明。山取其人所仰。龍取其能變化。華蟲取其文理。衣是陽。陽至輕浮。畫亦輕浮。故衣績也。虎取其嚴猛。雉取其有智。以其叩鼻大雨則懸於樹。以尾塞其鼻。是其智也。藻水草取其有文。火亦取其明。粉米取其潔。亦取養人。黼謂白黑爲形。則斧文近刃。白近上。黑取斷割焉。黻黑與青爲形。則兩已相背。取臣民背惡向善。亦取君臣有合離之義。裳主陰刺。亦是沈深之義。故裳刺也。又司服公之服自衮冕

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元冕而下。如孤之服。註云。自公之袞。冕至卿大夫之元冕。皆其朝聘天子及助祭之服。諸侯非二王後。其餘皆元端而祭。於已。疏云。舊說天子九章。據大章而言。其章別小章。章依命數。則皆十二爲節。上公亦九章。與天子同。無升龍。有降龍。其小章別皆九而已。自餘鷩冕。毳冕以下。皆然。必知有小章者。若無小章。絺冕三章。則孤有四命。六命。卿大夫元冕一章。卿大夫中則有三命。一命。一命。天子之卿六命。大夫四

命。明中有小章。可得依命數。鄭鏐曰。天子之孤。卿六命。與子男同。五章之服。此言孤止得服希冕以下。則其服三章。天子之大夫四命。其服三章。此言卿大夫元冕其服一章。皆指諸侯之卿大夫也。塗按此說。與賈疏異。當以賈疏爲是。攷工記曰。土以黃。其象方。天時變。火以圜。山以章。水以龍。鳥獸蛇。註云。古人之象。無天地也。爲此記者。見時有之耳。子家駒曰。天子僭天意。亦是也。鄭司農曰。天時變。謂畫天。隨四時色。火以圜。鄭司農曰。爲圜形似火也。元謂形似半環然。在裳章。讀爲獐。獐山物。在衣。齊人謂麋爲獐。龍水物。在衣。鳥獸蛇。所謂華蟲也。

在衣蟲之毛鱗有文采者。疏云先鄭云爲圓形。後鄭云如半環。此與先鄭不別。增減之耳。孔安國以爲火字。與此別也。馬氏以爲獐山獸。畫山者并畫獐龍水物。畫水者并畫龍。鄭卽以獐表山。以龍見水。古人之象。有山不言獐。有龍不言水。今記人既有獐有水。止可畫山兼畫獐。畫龍兼畫水。何有棄本而遵末也。言華者象草華。言蟲者是有生之總號。言鳥以其有翼。言獸以其有毛。言蛇以其有鱗。以首似驚。亦謂之驚冕也。塗按攷工記所言續畫之事。當是泛指繪事。不主冕服。言鄭必以冕服解之。故土以黃以下。遂多牽強。增天地之章。因山而增

獐以鳥獸。蛇當華蟲一物。俱屬難通。學者不能無疑也。山堂攷索引唐楊景奏議云。衮冕祀先王。象聖王深沉遠智。卷舒神化也。驚冕祀先公。表公有賢才能守耿介之節也。毳冕祭四望。嶽瀆之神。虎雉山林所生。明其象也。絺冕祭社稷。社稷土穀之神。粉米由之成也。象其功也。元冕祭羣小。祀百神異形。難可遍擬。但取黼黻之相背異名也。禮書曰。日月星辰在天成象者。也。山龍華蟲。虎雉藻火粉米黼黻。在地成形者也。在天成象者。道之運乎上。在地成形者。道之散乎下。道固始終於東北。故山龍而降。始山終。黻莫不有序。何則。山居東北。冬春交

也龍春也華蟲夏也虎秋也雉冬也周而復始則藻春也火夏也粉米中央也黼秋冬交也黻冬春交也龍與華蟲陽之陽也故繪而在衣虎與雉陽之陰也故繡而在裳然則古者合三辰以在服備十二章以則天數故章與四時相順後世判三辰以在旗而服止九章以法陽數故章與四時相變鄭氏謂周服九章登龍於山登火于宗發理或然也夫僖伯言服止于山龍太叔言色止于九衣則周之袞服止于九章而無日月星辰明矣康成謂凡冕服皆元衣纁裳則元緇所以體道丹黃所以象事體道者常在上象事者常在下故易稱垂衣裳

取諸乾坤天元地黃而纁赤黃色則六服皆元衣纁裳矣荀卿謂天子朱襹豈其所傳者異耶困學紀聞曰司服云公白袞冕下如王之服則袞冕而上之章日月星辰也冕十二旒取法天數豈同服九章無君臣之別哉郊特牲王被袞以象天註謂有日月星辰之章此魯禮也豈有周服九章而魯乃服十二章者乎方氏苞曰享袞則祀天地以十二章服可知矣不敢服三辰及明堂位皆特舉旂之章而不及於服者旂有旒而設日月乃周人創致若服之備十二章乃邃古如斯不

必言也。江氏永曰：三代制禮有損有益，天子用物雖得備十二，然既有十二旒，十二玉，以則天數，冕服之章以九為尊，取陽數之極，禮尚相變也。古用十二章，周損為九章，正是監前代損益之精意，倘有益無損，則制度彌文。伊于何底乎？鄭說是也。戴氏震曰：周之祭服，宗廟所用九章，至於郊祀，何必廢古之十二章不用也？衣之舉袞，猶裳之舉黼黻，皆以其文特顯，而龍章為至煥，則加日月于上，無嫌以袞目之大裘，不言袞，其餘冕服不言裘，互文錯見也。鄭志大裘之上有元衣，與裘同色，而以為其服無章，失其傳也。其有禡衣而加袞明矣。塗按九

章十二章紛紛致辨，以周冕止九章，惟祭天仍用十二章之說為長。注氏中曰：冕服之用，自祭祀而外，見於經典者凡十有一。玉藻：元端而聽朔於南門之外。注：端當作冕一也。哀公問冕而親迎二也。周官饗射則驚冕三也。四也。據注及正義，食禮在廟亦驚冕五也。覲禮：天子袞冕負斧扆以朝諸侯六也。文王世子：冕而總干，親在舞位以養老七也。祭義：天子諸侯為藉冕而躬秉耒八也。司服：諸侯之大夫聘於天子，元冕九也。夏采：王崩以冕服復於太祖十也。節服氏：袞冕六人朝覲，維王之常，諸侯四人服亦如之十一也。注氏寶崧曰：大采朝日

繁露會同無非冕也不止十一也江氏永曰麻冕孔註以緇布冠解之與始冠之緇布冠相混又謂積麻三十升布爲之非也麻冕之布亦不過十五升如今尺之一分容九縷已是細密難成矣又曰大戴禮及東方朔答客難皆云冕而前旒所以蔽明則無後旒可知鄭謂前後皆有旒因玉藻前後遂延而誤耳前後遂延謂版長尺六寸白冠端至武前後皆深延非謂後亦有旒也玉藻言十有二旒未嘗言前後皆十二旒也且衮冕二十四旒用玉二百八十八如此繁重恐首不能勝鄭所計用玉每冕皆當去其半又曰禮器記異代之冕而天子用朱綠二采太卑矣諸侯有五等一用九旒太無別矣七旒五旒用上大夫下大夫則已僭矣士得三旒之冕亦太尊以此觀之則知周冕之善矣任氏大椿曰山陰陸氏謂三命之士以元冕爲命服據禮器士三之文康成以爲夏殷之制蓋實有所據攷尙書大傳天子衣服其文華蟲作繪宗彝藻火山龍諸侯作繪宗彝藻火山龍子男宗彝藻火山龍士大夫藻火山龍又曰天子服五諸侯服四次國服三大夫服二士服一此爲唐虞之制禮器謂士三旒與大傳所云士冕服相近而禮器謂士元衣纁裳與大傳士山龍之文究不相合既非周制

又非唐虞之制故注以爲夏殷禮也。合周禮禮記大傳考之士之服在唐虞則服山龍。至夏殷則降而元冕。至周而則降而爵弁。易代改秩。差等畫然而陸氏以異代之禮。遂謂三命之士以元冕爲命服。不明鄭義而斥之。是妄而已矣。塗按大傳有山龍青華蟲黃作繪。黑宗彝。白璫火赤之說。上遺三辰。下遺粉米黼黻。而強以作會爲一章。藻與火合。山與龍合。華蟲五色。何以爲黃。水藻蒼色。何以爲赤。殆傳之者誤也。又按虞書十二章。康成謂六章繪於衣。六章繡于裳。其說確不可易。僞孔傳以作繪宗彝爲句。謂宗廟彝尊亦以山龍華蟲爲飾。詞意

舛錯不倫。又云華象草華蟲雉也。粉若粟水米若聚米。顧氏云華取文明。雉取耿介。粉取其潔。米取其養。孔傳既去宗彝以粉米爲二章。若復如顧氏以華蟲爲二物。則十三章矣。故孔疏謂其以華蟲二物合爲一章也。杜預注左傳九文云華也蟲也。亦以爲二章非也。又按何休應劭之徒皆謂夏殷之冕無旒。然禮器言天子之冕朱緣藻。鄭以爲夏殷禮則非無旒矣。旒有二說。前後有旒者。歐陽氏說也。鄭氏從之。有前旒無後旒者。大小夏侯氏說也。二說以夏侯爲長。按冕爲祭服。既服冕矣。不宜燕見。此冕者。蓋指宜服冕之人也。○周官大師下大

夫二人小師上士四人瞽矇上瞽四十八中瞽百人下
瞽百六十人。眡矇三百人。注云凡樂之歌必使瞽矇爲
焉。命其賢智者以爲大師小師。眡矇目明者。鄭司農云
無目眡謂之瞽。有目眡而無見謂之矇。有目無眸子謂
之矇。疏云凡樂之歌必使瞽矇爲焉者。以其無所覩見
則心無移于音聲。故不使有目者爲之也。眡矇扶工。故
使有目者爲之也。○張南軒曰狎謂與之習熟者。褻謂
見之頻數者。或曰燕見謂我之見其人。非在公所禮法
之場及稠人廣坐之中也。變祗是改舊容。有驚哀之意
而已。以貌則加敬矣。而以貌之中亦不同。一則尊有節

而不敢忽也。一則矜不成人而不敢忽也。○閻傳斬衰
何以服苴苴惡貌也。所以首其內而見諸外也。斬衰貌
若苴。齊衰貌若泉。大功貌若止。小功總麻容貌可也。此
哀之發於容體者也。斬衰三升。齊衰四升。五升六升。大
功七升八升九升。小功十升十一升。總麻十五升。去其
半有事其纒無事其布曰總。此哀之發于衣服者也。塗
按孔謂送死之衣物則指持斂死之衣物者。非指有五
服之人也。集註亦未明言。意似主有服之人。較孔義爲
長。○說文軾車前也。江氏永曰式本木名。所謂三分軾
一去一以爲式。圖也。若以地言則通隧前三分之一名。

爲式蓋式是揉木作三面之形在前可憑者固是式左
右曲向後接兩轎亦是式左人可憑左手右人可憑右
手者亦是式所以必曲木者欲令曲處彎環不觸人手
若較自是兩直木置轎上人長八尺較五尺五寸小俯
則憑之立左可憑左手立右可憑右手不能兩手俱憑
也曲禮孔疏以式上二尺二寸橫一木謂之較則甚誤
也詩言重較謂兩較在轎上高於前之式若兩重然非
謂兩橫木相重也毛傳謂重較卿士車此又不然車制
尊卑同惟車飾異耳塗按皇疏誤與曲禮疏同陳祥道
曰周官輿人言高三尺三寸爲式高五尺五寸爲較憑

較則言其常撫式則致其敬也。漢書酈食其曰王者
以民爲天而民以食爲天周官小司冠孟冬祀司民獻
民數於王王拜受之以圖國用而進退之注云司民星
名謂軒轅角也疏云案星經軒轅角有大民小民之星
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于版辨其國中
與其都鄙及其郊野異其男女歲登下其死生注云登
上也男八月女七月而生齒版今戶籍也司民又曰及
三年大比以萬民之數詔司寇司寇及孟冬祀司民之
日獻其數于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內史司會冢宰貳
之以贊王治注云鄭司農云文昌宮三能屬軒轅角相

與爲體近文昌爲司命次司中次司祿次司民元謂司
民軒轅角也疏云武陵太守星傳文昌第一曰主將第
二曰次將第三曰貴相第四曰司命第五曰司中第六
曰司祿不見有司民三台六星兩兩相居起文昌東南
別在太微亦無司民之事故後鄭不從也軒轅星有十
七星如龍形有兩角角有大民小民故依之也何氏焯
曰圖是地圖職方氏所掌籍是民數司民所登兼言之
亦可塗按地圖有一定不必逐歲稽核惟民數有增減
故每歲登上之耳舒氏芬曰秋成物之時也秋官獻民
數鄉士遂士縣士皆有掌民數之文王及司寇皆知民

數之重豈惟不敢濫于刑凡所以生聚教誨者自不容
已矣周官序官註云府物所藏言天者尊此所藏若天
物然塗按司民之職中士六人府三人史六人胥三人
徒三十人鄭此注云負之者賤隸人其徒三十人之事
歟又按葉少蘊云喪服有負版翟公吳謂式負版者非
版籍之版乃喪服之版按孔註不以凶服爲服喪之人
則以負版爲服喪者尙不爲複然要不如指版籍之爲
正大也○廣雅盛多也饌進也詩釋文饌具也儀禮註
饌陳也論語馬注饌飲食也曲禮云侍食於長者主人
親饋則拜而食主人不親饋則不拜而食註云勸長者

食耳雖賤不得執食與辭拜而已。示敬也。疏云：此明侍從尊長為客禮也。饋謂進饌也。已雖侍尊長而主人若自親饋于已，已則拜謝之而後食也。坊記子云：敬則用祭器，故君子不以菲廢禮，不以美沒禮，是故食禮主人親饋則客祭，主人不親饋則客不祭。故君子苟無禮，雖美不食焉。凌氏廷堪曰：聘禮設殯堂上之饌，八西夾六。註云：八六者豆數也。凡饌以豆為本，堂上八豆八簋六。鉶兩簋八壺，西夾六豆六簋四鉶兩簋六壺。疏云：凡設饌皆先設豆，乃設餘饌。又公食大夫禮設正饌，宰夫自東房設醯醬，公設之。注云：以其為饌本，設醬畢乃薦豆。

薦豆畢乃設俎，設俎畢乃設簋，設簋畢乃設滯，設滯畢乃設鉶。是設饌之時有醯醬之豆，則先設醯醬之豆，無醯醬之豆，則先設菹醢之豆也。又曰：凡正饌先設用黍稷俎，豆加饌後設用稻粱庶羞。凡初食加饌之稻粱，則用正饌之俎，豆卒食正饌之黍稷，則用加饌之庶羞。又曰：凡正饌醯醬太羹滹，加饌簋粱皆公親設。凡公親設之饌必坐遷之。公親臨食必辭之。公食大夫禮設正饌，宰夫自東房授醯醬，公設之。又大羹滹不和，公設之于醬西。是正饌之醯醬太羹滹皆公親設也。又設加饌宰夫授公飯，梁公設之于滹西。是加饌之簋粱亦公親設。

也。敖氏繼公曰：公設之，示親饋也。又曰：凡食禮有豆，無
籩。飲酒之禮，豆籩皆有。陳氏槩曰：古者饌品，俎實三，牲
魚腊及腸胃膚九，俎爲盛降殺，或七或五或三。鉶羹三，
牲之滷加芼六，鉶爲盛降殺，或四或二。豆實五，齊七，菹
三，醢七，醢三，牲之臠及修脯炙菹之屬，其實無常品。雉
兔鶉雁爲加豆二十四，豆爲盛降殺，至一二豆，籩實果實
爲多，雜以穀食形鹽臠脯鮑魚鱸之屬，其實亦無常品。
八籩爲盛降殺，至二籩，亦有正有加飯，則黍稷在籩，梁
稻在簋，或以敦盛，至于六降殺，或四或二，食以穀爲主，
以醬爲本，故飯與醬必自徹之也。周氏柄中曰：集註

所謂禮，卽主人親饋之禮。蓋饌不爲已設，則主人不親
饋。曲禮云：御同於長者，雖貳不辭，是也。亦有失禮而不
親饋者。玉藻云：孔子食於季氏，不辭，不食肉而殮。以季
氏進食不合禮故也。此或饌爲已設，而主人親饋，故改
容而起以辭謝之。若指饌爲禮，仍是以其饌矣。塗按：有
不必盛饌而善其得禮者。夫子食于少施氏而飽，是也。
有卽盛饌而惡其失禮者。食于季氏不辭，是也。王氏步
青曰：禮有在於盛饌之中者，主人備物以致敬。夫子敬
其饌，卽敬其禮也。禮有在於盛饌之外者，饌盛而致敬
之意，無以名言其盛。夫子敬其禮，非以敬其饌也。○說

文。雷陰陽薄動。雷雨生物者也。霆雷餘聲。鈴鈴所以挺生萬物。釋名云。雷碾也。如轉物有所碾。雷之聲也。太平御覽引春秋元命包曰。陰陽合爲雷。又引鄼炎對事曰。雷震百里。以其數知之。陽動爲九。其數三十六。陰靜爲八。其數三十二。一陽動二陰。故曰百里。洪範論曰。雷於天地爲長子。以其首長萬物。與其出入也。陽用事百八十三日而終。陰用事亦百八十三日而終。雷二月出地。百八十三日。雷出則萬物出。八月入地。百八十三日。雷入則萬物入。此其常經也。春秋繁露曰。王者言不從。金不從革。而秋多霹靂。王者視不明。則火不炎。上而秋多

電。電者火氣也。其音徵也。故應之以電。王者心不能容。則稼穡不成。而秋多雷。雷者土之氣也。其音宮也。故應之以雷。爾雅云。疾雷爲霆。霓注云。雷之急激者謂霹靂。郝氏懿行曰。北堂書鈔文選注及御覽諸書俱引作疾雷。謂之霆。無霓字。是霆爲疾雷。霓字衍也。埤雅曰。震雷謂之劈。歷震所以言振物也。其緩者霆。先儒或以霆爲疾雷。亦或謂之電。蓋音庭則爲雷。音庭則爲電。淮南子曰。陰陽相薄。感而爲雷。激而爲霆。又曰。疾雷不及塞耳。疾霆不暇掩目。皆宜謂電。古文雷字下从四田。二回。自子至卯。積四陽而復雷。此其所以从四田也。陰陽回薄。

此其所以從二回也。月令先雷三日。奮木鐸以令兆民。戒其容止者。蓋小民不畏天威。懈慢褻黷。故君子制法。先雷使之戒慎。易曰風雷益。雷風恒。蓋言風積而成雷。故曰益也。物理論曰積風成雷。若夫雷以動之。風以散之。則是恒而已矣。董子曰。太平之世。風不鳴條。開甲破萌而已。雷不驚人。號令啟發而已。電不眩目。宣示光耀而已。釋名曰風汎也。其氣博汎而動物也。又曰風放也。氣放散也。廣雅曰風氣也。春秋考異郵曰。風之爲言。萌也。其立字。虫動於几中者爲風。元命苞曰。陰陽怒爲風。春秋繁露曰。王者與臣無禮貌。不肅敬。則木不曲直。

而夏多暴風。風者木之氣也。其音角也。故應之以暴風。埤雅云。天地之氣。噓而成雲。噫而成風。雲陽而出於陰。風陰而出於陽。爾雅云。焚輪謂之積。扶搖謂之焱。郭璞以爲積。暴風從上下也。焱。暴風從下上也。按詩傳云。積風之焚輪者。風薄相扶而上也。則與璞之意異矣。蓋風之銳而上者爲焱。風之旋而上者爲積。回風謂之飄。風。荀子所謂輕利漂激。卒如飄風者也。風生於火。故物或以風化。或以火化。易曰風自火出。家人取其化自內出之象。水生雨。雨更以成水。火生風。風更以成火。風經曰。調暢祥和。天之喜氣也。折揚奔厲。天之怒氣也。風者氣。

也得怒之氣則暴得意之氣則和得金之氣則涼得木
之氣則溫得火之氣則炎得水之氣則烈爾雅云四時
和爲通正謂之景風景風者天地中和之氣也風俗通
曰猛風曰颶涼風曰瀏微風曰飈小風曰颶曾子天圓
篇云陰陽之氣各從其所則靜矣偏則風俱則雷交則
電亂則霧和則雨陽氣勝則散爲雨露陰氣勝則凝爲
霜雪陽之專氣爲霽陰之專氣爲霰霰雹者一氣之化
也張子正蒙曰陽之德主於遂陰之德主於閉陰性凝
聚陽性發散陰聚之陽必散之其勢均散陽爲陰累則
相持爲雨而降陰爲陽得則飄揚爲雲而升故雲物班

布太虛者陰爲風驅聚斂而未散者也凡陰氣凝聚陽
在內者不得出則奮擊而爲雷霆陽在外者不得入則
周旋不舍而爲風其聚有遠近虛實故雷風有大小暴
緩和而散則爲霜雪雨露不和而散則爲戾氣噓霾陰
常散緩受交於陽則風雨調塞暑正論衡曰天之與人
猶父子有父爲之變子安能忽故天變已亦宜變順天
時示己不違也詩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
馳驅疏云天之怒者謂暴風疾雷也天之變者謂大恠
異災也言上天之道有此變怒之時故常敬戒非謂當
此變怒之時獨禁逸豫自恣也塗按聖人當雷風之時

而必變其平日之敬戒亦可知之也。任氏啟運曰：常人
之于迅雷風烈，豈能不變？但彼之變，是恐懼失常，茲之
變，是嚴恭對越也。或曰：舜烈風雷雨不迷，見知天之至。
夫子迅雷風烈必變，見事天之誠也。
升車必正立執綏。周生烈曰：正立執綏，所以為安也。車
中不內顧。苞氏曰：輿中不內顧者，前視不過衡軛，傍視
不過騎轂也。不疾言，不親指。鄭註：魯讀車中
內顧，今從古。
皇疏曰：謂孔子升車禮也。綏，牽以上車之繩也。若升車
時，則正立而執綏，以上所以為安也。內，猶後也。顧，迴頭
也。升在車上，不迴頭內顧也。所以然者，後人從已，不能

常正。若轉顧見之，則掩人私，不備，非大德之所為，故不
為也。故衛瓘曰：不掩人之不備也。車牀名輿，故曰輿中。
衡，軛轅端也。若前視不得遠，故曲禮云：立視五雋，五雋
九丈九尺地也。式視馬尾，馬尾近在車牀欄間也。並是
不過衡軛之類也。旁，謂兩邊也。騎，豎在車箱兩邊，三分
居前之一。承較者，也。較，在箱外。當人兩邊，故云旁視不
過騎轂也。疾，高急也。在車上言易高，故不疾言為驚于
人也。故繆協云：車行則言傷疾也。車上既高，亦不得手
有所親指點，為惑下人也。邢疏曰：曲禮云：立視五雋，
式視馬尾，顧不過轂。注云：立，平視也。雋，猶規也。謂輪轉

之度。案車輪一周爲一規。乘車之輪高六尺六寸。徑一圍三。三六十八。得一丈九尺八寸。五規爲九十九尺六尺爲步。總爲十六步半。則在車上得視前十六步半也。而此註云。前視不過衡軛者。禮言中人之制。此言聖人之行。前視。但不過衡軛耳。○集註云。范氏曰。正立執綏。則心體無不正。而誠意肅恭矣。蓋君子莊敬無所不在。升車則見於此也。內顧回視也。三者皆失容且惑人。此一節記孔子升車之容。

正義曰。禮書云。說文曰。綏。車中把也。其飾有采章。其等有貴賤。詩曰。淑旂綏章。此綏之飾也。君綏曰良綏。僕右

綏曰貳綏。散綏此綏之等也。君子之登車也。受綏其既登也。正立執綏。及致敬然後俯而式。爲正立執綏。所以備隊耳。昔范鞅遊觀於朝。乘而持綏。亦備隊之意也。塗按君車有二綏。一曰良綏。君升所用。一曰散綏。亦曰貳綏。俱係於車。大夫以下之車則惟一綏。升車則僕人授之。既升則無事執矣。禮書言既登則正立執綏。是在升車之後。非將升之時。其說非也。范鞅持帶。未可以證平常車中之禮也。曲禮曰。凡僕人之禮。必授人綏。若僕者降等則受。不然則否。若僕者降等則撫僕之手。不然則自下拘之。少儀曰。執車之乘車則坐。僕者右帶劍。負

良綏申之面。拖諸箠。以散綏升。執轡然後步。朱子曰。既是以散綏升。則是此時僕方在車下。帶劍負綏而擲綏。未於箠上。君固未就車也。及僕以散綏升之後。君方出而就車耳。少儀又曰。僕於君子升下。則授綏始乘。則式。君子下行。然後還立。疏曰。僕御之禮。必授人綏。故君子升及下。僕者皆授綏也。僕者始乘。君子未至。御者則式。以待君子升也。僕人之禮。若君子將升。則僕先升。君子下行。則僕後下。更還車而立。待君子去後。乃敢自安。張南軒曰。一說引曲禮。君出就車。則僕併轡授綏。綏所以總轡者也。四馬兩驂。凡六轡。攬之爲難。故以綏總之。然

後便於執立。不正則轡有掣縱。故必正立而後六轡均調也。塗按此說。非是分轡者。僕以六轡分置兩手。并轡者。僕以六轡并置右手。與綏無與也。江氏永曰。王后則履石以升車。大夫諸侯亦應有物履之。今人猶用臺。是石几之類也。孔子升車必正立。執綏則是履地而升。蓋不敢同于尊者也。塗按曲禮尸必式。乘必以几。士昏禮婦乘以几。疏云。乘以几者。謂登車時也。塗按卽有所履之物。升車時亦當執綏也。或曰。執綏卽欲升車矣。其立不過暫時耳。是亦造次不離於正也。鄭注云。魯讀車中內顧。今從古。錢氏坫曰。以曲禮顧不過轂言之。或從

魯論爲長塗按三不字文義相貫以從古讀爲是又按
埤雅云乘車之輪六尺有六寸五六三十積尺爲三丈
積寸爲三尺則五雋之裘三丈三尺荀子立視前六尺
而大之六六三十六三丈六尺卽此是也此說勝於邢
疏又云國君之衡高八尺有七寸田馬之衡高七尺有
七寸駑馬之衡高六尺有七寸以中言之衡高七尺七
寸人長八尺則高與人目畧平故曰前有錯衡所以養
目也所謂衡視也國君綏視言俯不下于帶大夫衡視
則言仰不上於面互相備也○曲禮云車上不廣欬注
云爲若自驕矜疏云廣宏大也欬聲欬也車已高若在
上而聲大似自驕矜又驚衆也○曲禮不妄指注云爲
惑衆在車上高若無事忽虛以手指麾於四方並爲惑
衆也塗按登城不指與此意同張南軒曰三者非獨恐
其惑衆也蓋以其非在車之容故耳夫道不可須臾離
可離非道是無往而不爲道也聖人言語容貌衣服飲
食至纖至悉之間無不盡其節非聖人之循之也聖之
之德之聖無非道之所存也在學者之進德則當以聖
人爲準的致精于事事物物之間謹其節而求所以勿
失者焉陳櫟曰大夫得乘車觀瞻所係夫子謹之非勉
而能蓋動容周旋自中乎禮其見于乘車者如此

色斯舉矣。馬融曰見顏色不善則去之翔而後集。周
生烈日迴翔審觀而後下止也。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
路共之三嗅而作。言山梁雌雉得其時而人不得其時
故歎之。子路以其時物故共具之。非其本意。不苟食。故三
嗅而作。作起也。皇本合爲一節。共皇本
邢疏分爲兩節。作供。

皇疏曰色斯舉矣。謂孔子在處觀人顏色而舉動也。繆
協云自親指以上鄉黨拘拘之禮。應事適用之跡詳矣。
有其禮而無其時。蓋天運之極也。將有遠感高興。故色
斯舉矣。翔而後集者。謂孔子所至之處也。必回翔審觀
之後。乃下集也。時哉時哉。記孔子因所見而有嘆也。梁

者以木架水上可踐渡水之處也。孔子從山梁間過見
此雉也。時哉者。言雉道淫得時所也。所以嘆者。言人遭
亂世。翔集不得其所。是半時矣。而不如山梁間之雉。十
步一啄。百步一飲。是得其時。故嘆之也。獨云雌者。因所
見而言也。子路不達。孔子時哉之嘆。而謂歎雌雉是時
月之味。故馳逐驅迫。遂得雌雉。煮熟而進。以供養。孔子
故云子路供之也。嗅謂鼻歆翕其氣也。顧歡云。夫栖遲
一邱。雉之道適也。不以剛武傷性。雌之德也。故于翔集
之下。繼以斯嘆。而仲由之獻。偶與嘆不諧。若卽饗之。則
事與情反。若棄而弗御。則似由也有失。故三嗅而起。則

心事雙合。虞氏贊曰。色斯舉矣。翔而後集。此以人事喻於雉也。雉之爲物。精傲難狎。譬人在亂世。去危就安。當如雉也。曰山梁雌雉。時哉。以此解上義也。時者是也。供猶設也。言子路見雉在山梁。因設食物以張之。雉性明傲。知其非常。三嗅而作去。不食其供也。邢疏曰。梁橋也。共。具也。集註云。言鳥見人之顏色不善。則飛去。回翔審視而後下止。人之見幾而作。審擇所處。亦當如此。然此上下必有闕文矣。晁氏曰。石經嗅作戛。謂雉鳴也。劉聘君曰。嗅當作臭。古闕反。張兩翅也。見爾雅。愚按如後兩說。則其字當爲拱。執之義。然此必有闕文。不可疆爲之說。姑記所聞以俟知者。

正義曰。明道云。色斯舉矣。知幾莫如聖人。翔而後集。不止擇居。凡事必詳審也。真西山曰。色斯舉矣。去之速也。衛靈公問陳而孔子行。魯受女樂而孔子去。卽此義也。翔而後集。就之遲也。伊尹俟湯三聘而後幡然以去。太公伯夷聞文王善養老而後出。卽此義也。古人所謂三揖而進。一辭而退。雖相見聚會之間。猶謹諸此。况仕止久速之際乎。後世如漢穆生。以楚王戊不設醴而去。諸葛武侯。必待先主三顧而後從之。皆有得乎此者。又曰。賈誼賦。所謂鳳縹縹而高逝兮。夫固自引而遠去兮。此

卽色斯舉矣之意。鳳凰翔于于仞兮。覽德輝而下之。此卽翔而後集之意也。何氏焯曰。色斯舉矣。翔而後集。集解中本不與下雌雉相屬。朱子亦據胡氏謂雉之飛也。決起其止也。下投無翔集之狀。故雖與下通爲一節。註中仍謂色斯舉矣二句。上下必有闕文。王氏步青曰。記者立此二語。是先經起義也。子路之共。雌雉之作。此色斯舉矣之證也。至于未生之前卽是集。旣作之頃卽是翔。方其集也。夫子所以名山梁之感也。及其旣翔。雖記者亦惡乎知其所止哉。一疏竟以爲孔子審去就。則滯矣。集註云。上下有闕文。心亦非記者微指也。任氏啟運

曰。雌雉何以在山梁。必是翔而集者。共之而作。則又色斯舉矣。爾雅隄謂之梁。註云卽橋也。或曰。石絕水者爲梁。見詩傳。又爾雅石杠謂之倚。注云聚石水中以爲步渡。約詩無逝我梁。傳云梁魚梁。疏云。苟者捕魚之器。卽梁爲魚梁明矣。何人斯云。胡逝我梁。我者已所自專之辭。卽亦魚梁也。有狐云。在彼淇梁。傳云。石絕水曰梁。候人云。維鷺在梁。傳云。梁水中之梁。白華云。有鷺在梁。又云。鷺鷥在梁。皆鳥獸所在。非人所往還之處。卽皆非橋梁矣。故以石絕水解之。此石絕水之梁。亦是魚梁。故王制云。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註云。梁絕水取魚者。

周制獻人。掌以時獻爲梁。鄭司農云。梁水堰。堰水而爲關空。以笱承其空。然則梁者爲堰。以障水。空中央承之以笱。故云笱所以捕魚也。然則水不絕。云絕水者。謂兩邊之堰。是絕水。堰則以土。皆云石者。蓋因山石之處。亦爲梁以取魚也。月令孟冬。謹關梁。大明云。造舟爲梁之類。皆謂橋梁。非絕水。故月令註云。梁橫橋是也。塗按詩疏言梁有二。皆爲取魚之梁。此言山梁當是山溪有水而爲梁以渡。固非人所捕魚之梁也。鄭注謂孔子山行見雉食梁粟。則當爲梁米之梁。與文義不協。殆未是也。何氏焯曰。今塞外猶呼高嶺爲梁。此古語之流傳者。叔

明之說疑非。周氏柄中曰。孟子可使高於岑樓。趙注岑樓。山之銳嶺者。岑樓非屋。山梁亦非橋梁。梁與樓以擬山嶺之形。因以呼之。蓋古語如是也。爾雅翼曰。雉十四種。春秋運斗樞曰。璣星散爲雉。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因地之墳衍以爲疆界。不相侵越。一界之內。要以一雄爲主。餘者雖衆。莫敢鳴。其雋者不特一雌。雉耿介之禽。應義氣。十二月雷在地中。雉先知而鳴。說文雉雄雌鳴也。雷始動。雉鳴而雊。其頸蓋雊。雊以足相勾。雉以頸相勾。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非特鳴而已。然聞聲似雷者。亦從而應。齊景公作路寢之臺。族鑄大

鐘撞之庭下。郊雉皆鳴。許氏曰。大鐘聲似雷震。雉應而
雉鳴也。夏小正曰。正月雉震。雉以媒取。媒者少養雉
子。至長狎人。能招引野雉。因名曰媒。禮六摯。士執雉。取
其守介而死。不失節也。鷩似山雞而小。冠背毛黃。腹下
赤。頂綠色鮮明。博物志曰。山雞有美毛。自愛其色。終日
映水。目眩則溺死。翟雉。長毛。雨雪惜其尾。栖高木杪。不
敢下。往往餓死。蓋雉輕死之物。故或眩以死。或餓以死。
而其他又鬪以死。亦其性然也。埤雅云。士執雉。士死制。
故執雉。其交有時。別有倫。而其羽文明。可用為儀。易曰。
離為雉。離火也。其體文明。性復焱悍。故為雉。雖非辰屬。

而正是南方之物。鴨雁醜。指間有幕。其足蹠。雞雉醜。指
間無幕。其足疏。故曰疏趾。雉飛若矢。一往而墮。不能遠
飛。崇不過丈。修不過三丈。故雉高一丈。長三丈也。塗按
郭註。爾雅雉名。鷩諸雉一也。鷩雉二也。鷩雉三也。鳩雉
四也。鷩雉五也。秩秩海雉六也。鷩山雉七也。韃雉。鷩雉
八也。雉絕有力奮。九也。伊洛而南。素質五彩。皆備成章。
曰翬。江淮而南。青質五彩。皆備成章。曰鷩。卽上鷩雉。十
也。南方曰鷩。十一也。東方曰鷩。十二也。北方曰鷩。十三
也。西方曰鷩。十四也。說文雉有十四種。盧諸雉。鷩雉。鷩
雉。鷩雉。翟山雉。韃雉。卓雉。伊洛而南曰翬。江淮而南曰

搖南方曰鷩東方曰鶩北方曰鷦西方曰鷮按說文以
雉鷮鷮雉爲二雉郭注以爲一物而二名則合絕有力
者數之爲十四也。二說以許爲長釋名以翬爲青質鷮
爲素質與爾雅五異以爾雅爲是鄭樵以爲鷮雉卽鷮
雉鳴雉卽鷮雉亦非也邵氏晉涵曰左傳五雉爲五工
正賈逵云西方曰鷮雉攻木之工也東方曰鷮雉搏埴
之工也南方曰翬雉攻金之工也北方曰鷮雉攻皮之
工也伊洛而南曰翬雉設五色之工也按古者利器用
正度量以平民五工正與九農正並重賈逵所說五雉
之名當屬漢初相傳舊說考工記五工之外更有刮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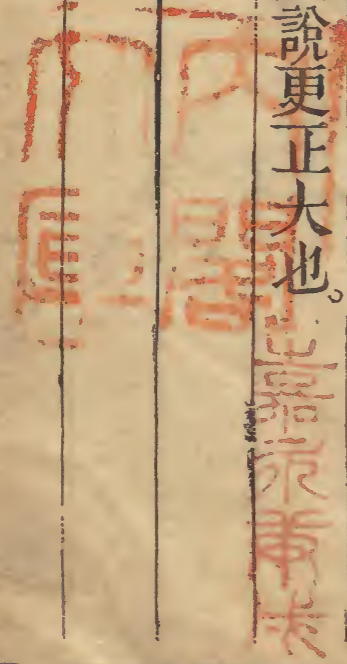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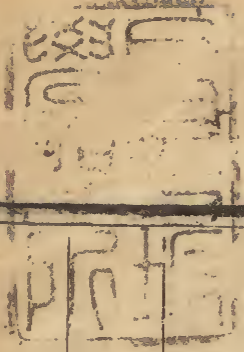
之工則後來所增設耳李時珍曰雉南北皆有之雄者
文采而尾長雌者文暗而尾短其性好鬥其鳴曰鷮其
交不再其卵褐色將卵時雌避其雄而潛伏之否則雄
食其卵也塗按曰虎通曰士雉爲贄者取不可誘之以
食脅之以威必死不可畜士行耿介守節也實亦兼取
文明之象士當有文章而守介節也。惠氏棟曰孔子
象傳言時者二十四卦言中者三十五卦象傳言時者
六卦言中者二十八卦其言時也。有所謂時者有所謂
待時時行時成時變時用時義時發時舍時極時止隨
時及時失時者其言中也有所謂中正正中大中中道

中行行中剛中柔中在中得中黃中不中者而蒙象又合時中而命之時無定而位有定故象多言中而少言時也。塗按鳥之時而倦息時而翱翔動靜行藏一準乎時也。先時則躁後時則悔惟順乎時之自然而無與盡乎時之當然而無阻斯克辨于盈虛消息之理者鄉黨記夫子動容周旋中禮而以此章結之禮以時爲大也。或曰時哉不是飲啄得其時正言其飛止之得其時也。董氏曰共者向也衆星之共子路共而立皆向之義。嗅字作戛蓋古字如此若以嗅爲嗅食之嗅則夫子之不食何待於嗅此以常情測聖人也。呂氏春秋云子路

拚雉得而復釋之爾雅鳥曰臭郭注云張兩翅塗按虞喜所說爲是與爾雅亦合但對上文色斯舉矣則共乃拱向之共非必設食物以張之也。玉篇引論語作𩇛殆未是也。古史孔子弟子傳曰山梁雌雉子路拱之孔子嘆之曰時哉時哉三嗅而作以爲好鬪而死自取之也。而豈其時哉然子路終不悟也。張南軒曰橫渠云雌雉魯俗所貴仲尼傷薄俗易流所美非是。仲由不達乃具饑以饋之三嗅者示衆好之必察也不食者知所美之非美也。塗按此亦曲說未可從也。或曰共字當爲拱執之義謂子路將拱而執之非已拱而執之也。又曰夫子

與弟子偶爾行遊。驚見雌雉。觸機有感。寓言自嘆。蓋一時景色指點。與二三子共之。但夫子機心盡忘。雖指顧嘆息。而飲啄自如。所謂至人入鳥不亂行者也。一見子路向之。遂驚鳴遠逝。則所謂翔舞而不下者耳。此殆有天機存焉。王氏步青曰。夫子為聖之時。鄉黨一篇。本自散說。然節節皆有時字在。時哉時哉。分明為夫子自道。須會得大易艮象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乃見聖人之全體。若但以沉幾遠害為言。則時字猶淺。故須熟精鄉黨全篇。無非德盛禮恭。從容中道。此時字乃見其真實也。迂氏愛蓮曰。鄉黨一篇。皆記

聖人動容周旋之事。篇末忽綴以此節。是作者之微意也。孔子一生畏於匡。厄於宋。被圍於陳蔡之間。反不如雌雉之在山梁為得其時也。子路熟而進之。三嗅不食。蓋幾於反袂拭面矣。易三百八十四爻。終於未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絕筆於西狩獲麟。作鄉黨者。其有憂患乎。塗按迂氏發明集解之義。頗精。然終不如以記者為比擬夫子為聖人之時。其說更正大也。



	<p>其謂去之今聖人之於世也</p>	<p>三百四十</p>	<p>其謂去之今聖人之於世也</p>	<p>其謂去之今聖人之於世也</p>
--	--------------------	-------------	--------------------	--------------------

